

复旦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册府元龟》中的《三国志》异文研究

姓名：英秀林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

指导教师：吴金华

2010-04-30



# 中文摘要

《册府元龟》是宋代著名的类书，其中大量征引了魏晋时期的重要典籍《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中的内容。本文全面搜集《册府元龟》与《三国志》（包括裴注）两者之间的异文，从校勘的角度对这些异文展开研究。

本文共分五章展开：

在“《册府》与《三国志》的版本及其征引关系之判定”一章中，首先交代了《册府元龟》与《三国志》的版本，其次交代了本文判定《册府元龟》内容与《三国志》相关的方式。

在“《册府》校勘《三国志》的价值”一章中，讨论了《册府元龟》在校勘《三国志》上的价值，并尝试使用《册府元龟》校勘《三国志》。

在“前人利用《册府》校《三国志》成就评述”一章中，对前人利用《册府元龟》校勘《三国志》所取得的成就进行了阶段性小结，对其得失利弊作了分析。

在“《册府》之校勘及异文成因”一章，尝试使用《三国志》校勘《册府元龟》，并探讨了《册府》与《三国志》两者异文的成因。

在“《册府》避讳研究”一章中，列举了《册府元龟》中《三国志》部分的基本避讳情况，并对其中一种比较特殊的避讳现象进行了避讳学、校勘学的研究。

最后，论文附录“清代至民国利用《册府》校勘《三国志》成果表”，列举了何焯、《殿本考证》、《三国志集解》对《册府元龟》的利用情况。

本文希望在以下方面取得突破：

一、尝试确定《册府元龟》相关材料与《三国志》的引文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册府元龟》与《三国志》进行全面对校。

二、对《册府元龟》在校勘《三国志》上的价值加以揭示，对前人在利用《册府元龟》校勘《三国志》上取得的成就加以总结，为《册府元龟》中其他史籍的校勘提供意见。

三、发掘《册府元龟》与《三国志》两者异文中尚未为前人所利用的、有价值的部分，为传世《三国志》文本的校勘提供帮助，同时尝试使用《三国志》来校勘《册府元龟》。

四、对《册府元龟》与《三国志》两者异文中有关校勘的现象展开个案研究。

关键词：《册府元龟》 《三国志》 异文 校勘

# Abstract

*San Guo Zhi* and its commented edition of Pei Songzhi are important documents in Wei and Jin Dynasties. *Ce Fu Yuan Gui* is an famous encyclopedia quoting lots of materials from *San Guo Zhi*. This paper studies the variant readings fully collected between *Ce Fu Yuan Gui* and *San Guo Zhi* including its commented edition of Pei Songzhi and researches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ndation.

This paper consists of five chapters:

In the chapter of the edi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quotation between *Ce Fu* and *San Guo Zhi*, the paper gives a list of editions of *Ce Fu Yuan Gui* and *San Guo Zhi* firstly, and then talks about how the paper ensures the content of *Ce Fu Yuan Gui* from *San Guo Zhi*.

In the chapter of the valuation of *Ce Fu* in emendating *San Guo Zhi*,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ue of *Ce Fu Yuan Gui* in emendating *San Guo Zhi* from the the perspective of emendation.

In the chapter of *Ce Fu* revises *San Guo Zhi* from the conclusion of predecessors' achievements, the paper draws a phased conclusion in the achievements that the predecessors got from the study of *Ce Fu Yuan Gui* and analyses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n the process of research by phase.

In the chapter of the emendating practices of *Ce Fu Yuan Gui* and *San Guo Zhi*. The papers tries to emendate *San Guo Zhi* using *Ce Fu Yuan Gui* and emendate *Ce Fu Yuan Gui* using *San Guo Zhi* and researches the causes of some variant readings.

In the chapter of the taboo research in *Ce Fu*, the paper lists the basic taboo situations of *San Guo Zhi* in *Ce Fu Yuan Gui* and studies one of the special taboo phenomenon fro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boo and emendation.

At last, contains the appendix of the achievements list of emendating *San Guo Zhi* using *Ce Fu* before ZhaoYouwen and examples the using situation of *Ce Fu Yuan Gui* in HeZhuo, *Dian Ben Kao Zheng*, *San Guo Zhi Ji Jie*.

The paper hopes to make a breakthrough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the paper tries to define the quo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lated materials in *Ce Fu Yuan Gui* and *San Guo Zhi*. Based on this, the paper revises *Ce Fu Yuan Gui* and *San Guo Zhi* in all respects.

Secondly the paper reveals the value of *Ce Fu Yuan Gui* to the emendation of *San Guo Zhi* and concludes the achievements and shortcomings of predecessors in emendating *San Guo Zhi* using *Ce Fu Yuan Gui*.

Thirdl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valuation of variant readings in *Ce Fu Yuan Gui* quoting from *San Guo Zhi* which are not used by predecessors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text emendation of *San Guo Zhi* and tries to emendate *Ce Fu Yuan Gui* using *San Guo Zhi* at the same time.

Fourthly the paper makes the case studies in emendation phenomenon of variant readings between *Ce Fu Yuan Gui* and *San Guo Zhi*.

Key Words: *Ce Fu Yuan Gui*; *San Guo Zhi*; variant readings; emendation

# 绪论

西晋陈寿所撰的《三国志》以“善叙事”、文笔“质直”<sup>①</sup>著称，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列为前四史。因其叙事简略，遂有南朝宋裴松之为其作注，“网罗繁富”，“考证之家，取材不竭”<sup>②</sup>，两者几乎拥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异文是古书的不同版本或者被引述时的字句之异（《绪论》第二部分对异文的定义有详细探讨）。宋代类书《册府元龟》（以下简称《册府》）在其三国部分引用了很多《三国志》（为行文方便，以下提到《三国志》时，均包括裴注在内）中的材料<sup>③</sup>，据笔者统计，两者之间的异文共约五千条，本文即以《册府》中所引的《三国志》与传世《三国志》之间的异文为研究对象，从校勘的角度对其展开研究。

## 一、选题缘起

《册府》始编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完成，历时凡九年，成书一千卷。宋真宗敕编《册府》，本意是为了“著明历代君臣德美之事，为将来法”，而今天，《册府》的重要用途之一是校正古书。《册府》中保存了大量宋以前史书的原文，校勘宋以前史书，任何学者都不能不关注《册府》。《册府》有其自身的优势所在：《册府》所收材料均据北宋以前的版本，保留了很多古本的原貌；《册府》中的很多材料都是大段摘抄原文，基本不作改动，在引文的完整性上较其它类书有优势。尽管《册府》也有一些特点给校勘带来了一些困难，如引书不注出处，为了适应其行文的需要而加入叙述性语言等，但这并不能抹煞《册府》的价值。

利用《册府》中的异文校正《三国志》，始自清人何焯，其后《殿本三国志校勘记》、卢弼《三国志集解》续有使用，至赵幼文《三国志校笺》而略备。他们的研究均对《三国志》的校勘做出了贡献，他们能大胆使用《册府》，说明他们眼光独到，在学术视野上相当开阔和超前。虽然如此，随着学术的进步，新材料的发现，以新的学术眼光来看先前的学术成果，常会发现有待提升之处。如何焯、卢弼等引用《册府》均不超过百处，赵幼文虽然使用《册府》很多，却因为

<sup>①</sup> [唐]房玄龄等：《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按：以下凡引用民国以前著作，均只注明版本卷数，不注页码，多次引用者，只在第一次出现时注明版本。民国以后著作，在第一次引用时，详注出版项和页码，以后则只注书名和页码。

<sup>②</sup> [清]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影印本，1965年版。

<sup>③</sup> 为行文方便，本文《册府》各个版本的名称在此一并介绍：宋本《册府》，指中华书局影印的《宋本册府元龟》，明本《册府》，指明崇祯十五年黄国琦刻本《册府元龟》，四库本《册府》，指《四库全书》本《册府元龟》，凤凰本《册府》，指凤凰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点校本《册府元龟》。

所用《册府》底本不佳，反而出现了更多失误。

今天我们从事《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研究的优势在于，首先，中华书局影印《宋本册府元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版本条件。其次，近些年来，以吴金华先生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在《三国志》的校勘方面，成就突出。另外，学界在汉语史研究、异文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多进步，获得了丰富的成果。这些，都是我们现在从事研究的优势所在。

我们选择《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校勘方面的研究，主要出于以下考虑：

1、《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是《三国志》异文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对其加以深入研究。

2、对于《册府》中《三国志》异文的利用，虽然前人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但在具体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足，有必要加以探讨。

3、对《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进行研究，对唐以前史书的整理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当然，对《册府》本身的整理也有助益。

## 二、本文中异文的概念

古人早就注意到了古书中的文字歧异现象，并以之从事校勘：

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sup>①</sup>

其中所说的“文字异者七百有余”即是指的异文。

今天所能见到的“异文”一词的最早出处，是在晋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中<sup>②</sup>，如《左传·隐公二年》：

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杜预注：“凡得失小，故《经》无异文而《传》备其事。”<sup>③</sup>

自此以后异文一词在历代文献中出现，其含义随具体语境而各有不同，大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意义：

1、不同的记载，如上《春秋左传集解》例。又如《旧唐书·礼仪志》：

今周惊别引浮议，广述异文，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升崇先之庙而七，降国家之庙而五。<sup>④</sup>

<sup>①</sup> [东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sup>②</sup> 异文一词在更早的文献中已经出现，如《礼记·乐记》：“礼者，殊事合敬者也；乐者，异文合爱者也。”孔颖达疏：“宫商别调是异文，无不欢爱，是合爱也。”指音乐中能触发和表现人们不同感情的不同音阶或调式。含义与本文所讨论的主题较远，故不计入。

<sup>③</sup> [晋]杜预、唐孔颖达：《左传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97年版。

<sup>④</sup> [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 2、不同的书体。如《宋书·礼志》:

天地革始，夫妇更造，岂与彼承业继绪，拓复禹迹，车一其轨，书罔异文者，同年而议哉。<sup>①</sup>

《广弘明集·内典序》:

夫秉牍书事，其流已远，盖所以彪著往迹，焕述遐声，虽篆籀异文，胡华舛则，至于叶畅心灵，抑扬训义，固亦内外同规，人神一揆。

<sup>②</sup>

## 3、版本异文。如:《史记正义·论注例》:

又徐中散作《音训》，校集诸本异同，或义理可通者称一本云，又一本云，自是别记异文，裴氏亦引之为注也。<sup>③</sup>

## 4、不同的内容，如《旧唐书·礼仪志》:

隋大业中，炀帝命学士撰《江都集礼》，只抄撮《礼论》，更无异文。

## 5、不同的名称。如《陈书·何之元传》:

今以未分之前为北魏，既分之后高氏所辅为东魏，宇文所挟为西魏，所以相分别也。重以盖彰殊体，繁省异文，其间损益，颇有凡例。

清人从事训诂校勘之业极勤，经常使用异文来是正古书，异文一词在清人的学术著作里往往有了新的内涵。<sup>④</sup>

## 6、通假字。如《日知录》“重黎”条:

《左传》:“蔡墨对魏献子言:‘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犁即“黎”字异文，是重、黎为二人，一出于少昊，一出于颛顼。<sup>⑤</sup>

这种用法在王念孙《读书杂志》中频频出现，如《战国策杂志》“发漂”条:

《史记·太史公自序》“閒不容翻忽”，《正义》曰:“翻，字当作秒。秒，禾芒表也。”然则今本作“漂”，别本作“标”，《鸿烈》作“藁”，又作“縹”，《史记》作“翻”，《说苑》作“票”，皆“秒”之异文耳。

<sup>⑥</sup>

## 7、异体字。如《汉隶拾遗·三公山碑》:

《隶释》所载《成阳灵台碑》云:“厥后尧来祖统，庆都告以河龙。”

<sup>①</sup> [南朝梁]沈约:《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sup>②</sup> [唐]道宣:《广弘明集》，《四部丛刊》影印明汪道昆本。

<sup>③</sup>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

<sup>④</sup> 不同的书体也属于异体字，这里之所以将其分别列出，是因为后来的异体字的概念范围明显有了扩大，不再仅指不同的书体。

<sup>⑤</sup> [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sup>⑥</sup> [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王氏家刻本，1985年版。

碑阴云：“来索忠良”。揆其文义，皆本是“求”字。而洪氏不言与“求”同，则直以为“来”字矣。今世所传双钩本，亦作“尧来祖统”，盖自宋以降，不复知“来”为“求”之异文，故传写皆作“来”也。

以上是古人所使用的异文的大体涵义，现在学界所使用的异文的概念，其内涵大体沿袭自古人。如《汉语大词典》对异文的定义是：“凡同一书的不同版本，或不同的书记载同一事物而字句互异，包括通假字和异体字，都称异文。”黄沛荣则将异文分为广、狭两种意义：“由于客观事实的需要以及部分学者的使用习惯，所谓‘异文’，似应分为广狭两义。狭义的‘异文’仅限于个别的、相对应的异字；广义的‘异文’则指：古书在不同版本、注本或在其他典籍中被引述时，同一段落或文句中所存在的字句之异，此外并包括相关著作中（关系书）对于相同的人、事、物作叙述时产生的异辞。（如伏羲与庖牺之类）。”<sup>①</sup>同时，异文所涵盖的范围在有些学者的研究中也有所扩大，将围绕同一个主题的不同的描写，即“问题异撰”，<sup>②</sup>也包括在异文的范围以内。

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目前学界对于异文的类型划分有些不同，如朱承平将异文分为版本异文、引用异文、两书异文、名称异文四种，<sup>③</sup>而苏杰则将之分为版本异文、引用异文、理校异文三种。<sup>④</sup>所谓引用异文，指的是引用与被引用文献之间的异文，本文所指的《册府》与《三国志》之间的异文，即是引用异文。

### 三、相关研究概述

学界在异文研究、《三国志》研究和《册府》研究上所取得的丰富成果为本文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实践基础。

#### （一）异文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古书异文，其来久远。荀悦所谓“文有磨灭，言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借定，后进相放，弥以滋蔓，故一源十流，天水违行而讼者纷如也。”<sup>⑤</sup>而对于古书异文的研究，自古至今，愈出弥新，呈现出越来越旺盛的生命力。

现存最早的关于典籍异文的记载出现于《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于晋

<sup>①</sup> 黄沛荣：《古籍异文析论》，台湾，《汉学研究》，第18卷第2期。

<sup>②</sup> 参看苏杰：《三国志异文研究》，济南，齐鲁书社，第19页。又陈建宪：《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对433篇异文的初步宏观分析》，《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第3期。

<sup>③</sup> 见朱承平：《异文类语料的鉴别与应用》，长沙，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4页。

<sup>④</sup> 见《三国志异文研究》，第20页。

<sup>⑤</sup> [东汉]荀悦：《申鉴》，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

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sup>①</sup>

汉代，因为经典文字的异同，产生了至今影响极深的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其后，因异文产生的成语“鲁鱼帝虎”、“别风淮雨”，成为关于异文的经典典故。到了唐代，陆德明博采汉魏南北朝二百三十余家音读训诂、文字异同，撰成《经典释文》，其《序录》云：

余既撰音，须定讹谬，若两本俱用，二理兼通，今并出之，以明同异；其泾渭相乱，朱紫可分，亦悉书之，随加刊正。复有他经别本，词反义乖，而又存之者，示博异闻耳。<sup>②</sup>

《经典释文》中所收诸书今多不传，所收的大量异文资料也因此尤为珍贵，几乎可以当作一本异文集来看待。至宋代，则有朱熹《韩文考异》、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等考证异文的著作。清代朴学兴盛，对异文的价值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既出现了《读书杂志》这一使用异文作为实证来校勘古书的经典著作，也出现了对古书异文类例进行分析归纳的著作，如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对异文现象进行专书专题研究的著作，如陈乔枏《诗经四家异文考》、李富孙《春秋三传异文释》、柳荣宗《说文引经考异》等。

近代以来，异文研究既表现出了与前人异文研究类似之处，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其类似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1、对古今异文进行分类归纳的著作，如朱承平《异文类语料的鉴别与应用》（2005）即是模仿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著作。

2、对异文现象进行专题专书研究的著作，如陆志韦等《〈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1950）、杨芸《〈新序〉文献异文研究》（硕士论文，2003）、王建华《〈韩诗外传〉与其他文献异文研究》（硕士论文，2004）、苏杰《〈三国志〉异文研究》（2006）等。

其不同于以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在异文理论方面有所进步，出现了一些理论性著作，如黄沛荣《古籍异文析论》（1991）、王彦坤《古籍异文研究》（1993）。

2、对于出土文献异文现象更加重视，在这方面出现了大量研究著作和论文。如：黄征《敦煌写本异文综析》（1996）、陆锡兴《诗经异文研究》（2001）、吴辛丑《简帛典籍异文研究》（2002）、李索《敦煌写卷〈春秋经传集解〉异文研究》（2007）、景盛轩《〈大般涅槃经〉异文研究》（2009）等。

3、出现了一些辑录某书异文的汇录性著作，如屈万里《尚书异文汇录》（1983）吴文治《柳宗元诗文十九种善本异文汇录》（2004）、周祐昌《石头记会真》（2004）。

总的来说，新时期的异文研究，既有对异文本身概念、理论的梳理和研究，

<sup>①</sup> 王利器：《吕氏春秋注疏》，成都：巴蜀书社，2002年版，第2779—2781页。

<sup>②</sup> [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中华书局影印清《通志堂经解》本，1983年版。



也有对异文的应用研究，同时，也将异文研究扩展到了汉语史、文化史等诸多方面。

## （二）《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研究现状

有清一代对于《三国志》的考证校勘之作很多，经常使用《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来校勘《三国志》，对《册府》使用却极为有限。史学名家钱大昕的《三国志考异》对《册府》全未引及，《诸史拾遗》亦仅引用两次。何焯《三国志》批注引《册府》52次<sup>①</sup>，《殿本三国志考证》引用《册府》异文39处，基本上抄自何焯。到了民国，卢弼的《三国志集解》号称“引偶浩博”<sup>②</sup>，所列《三国志》异文6288处，涉及到《册府》的，却也只有55处，除了个别条目，也基本上袭自何焯。五十年代以后，虽然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三国志》，里面对于《册府》的利用却仍无进步，只是袭用前人而已。最近十年，刊行了对于《册府》利用最充分的著作，即赵幼文的《三国志校笺》，在其统共七千余条校记中，涉及《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者达1011处，可以说较前人推进了一大步。而吴金华先生以《三国志》为代表的一系列论著，则以深厚的汉语史功底，以质取胜，对《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中最有校勘价值的部分进行了涸泽而渔的发掘。

## 四、研究目的、方法和创新点

### 1、研究目的

针对《册府》引书不注出处这一特点，尝试确定《册府》与《三国志》两者相关材料的引文关系。

对《册府》在校勘《三国志》上的价值加以揭示，对前人在利用《册府》校勘《三国志》上取得的成就加以总结，并探讨其不足。

发掘《册府》与《三国志》异文中尚未为前人所利用的、有价值的部分，为传世《三国志》文本的校勘提供借鉴，同时尝试使用《三国志》来校勘《册府》。

对《册府》与《三国志》异文中有关校勘的现象展开个案研究。

### 2、研究方法

本校法和他校法是本文研究的基本方法。本校法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三

<sup>①</sup> 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刘履芬过录张若霭过录何焯《三国志》批校本统计。

<sup>②</sup> 卢弼：《三国志集解》，北京：中华书局影印古籍出版社排印本，1982年版。

国志》各个版本之间的对校；二是《册府》各个版本之间的对校。他校法是本文中最经常使用的方法，指的是《三国志》和《册府》之间的对校。

版本学、训诂学、避讳学的一些理论也适用于本研究。

### 3、创新点

本文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尝试确定《册府》三国部分材料与《三国志》之间的引文关系，并以此为基础对两书展开全面校勘。

在对所得异文进行分析与梳理后，对比已有成果，试图对前人利用《册府》的成就进行了阶段性小结，对此前研究过程中的得失利弊作阶段性分析，有利于《册府》中相关史籍的校勘工作。

本文选择《册府》中一种特殊的避讳现象，展开深入研究，揭示其在相关校勘工作中的特殊地位，并探讨了这一现象对于研究《册府》版本以及进行史籍校勘的意义。

# 第一章 《册府》与《三国志》的版本及其 征引关系之判定

## 第一节 《册府》与《三国志》的版本

《册府》现在主要有四种版本，即宋本、明本、四库本、凤凰本。

### 一、宋本

宋本《册府》是现存《册府》版本中最重要的版本，也是最好的版本。宋本《册府》始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但此初刻本早已全部失传。根据中华书局《宋本册府元龟》的《影印说明》，目前人们所能见到的两种宋本《册府》均为南宋时期的蜀刻本，且均为残本。一种题为《新刊监本册府元龟》，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递藏于宋内府、明内府、毛氏汲古阁、张氏爱日精庐，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称此书“旧为宋内府、明内府藏本，继藏汲古阁毛氏、爱日精庐张氏。卷中印宋玺曰御府图书，缉熙殿宝，明玺曰文渊阁印，又汲古阁藏书记，毛晋私印，字子晋，毛褰字华伯号质庵诸朱记”。此本现在仅存八卷，计为卷249、251~254、261、262、279，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另一种书名前无“新刊监本”四字，是南宋中叶眉山刻本，半叶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双边。该本现存五百八十八卷，除去重复，实得五百七十三卷，计为卷6~10、41~45、56~60、129~166、171~180、182~204、271~275、286~295、307、309、341~345、356~375、386~390、396~400、411~415、442、444~460、471~475、482~485、491~495、505~538、545~577、583~599、604、605、608~660、666~701、706~708、717~720、726~732、737~739、742~756、761~791、796~800、803~806、811、812、815~865、876~933、936~938、940~942、944~947、950~956、967~1000，现分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台湾中央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上两个版本，不计重复，共存581卷，加上卷246、250、443、481每卷各一页，由中华书局于1988年影印出版。

### 二、明本

明本《册府》虽晚于宋本，却是宋本《册府》之后相对完整的一个本子。明本《册府》并非直接源于宋本《册府》，由于没有宋本《册府》可供翻刻，明本《册府》刻印成书的过程历尽波折。其事于明末发起自三水文翔凤，后由新昌黄国琦继其事，自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起，至思宗崇祯十四年（1641）年止，历时二十年，先后访得与借阅十家钞本参校，商请各地学者九十余人帮助校勘，

始整理成一种可供付刊的本子。黄氏于崇祯二年（1642）任福建建阳县知县时，得本省巡按李嗣京、建南道胡维霖等人资助，才得刊版，并于当年完成。其后黄家在清顺治时遭火灾，书版有所损失，至康熙时曾补板重印。乾隆时，书版售与吴门书贾，其时版片残蠹已很多，经过补版，又重印过一次。此版与黄氏原刻本文字已有所不同。中华书局于1959年所影印的明本《册府元龟》，根据的即是黄国琦的原刻初印本。明本《册府》较宋本《册府》为劣，陆心源、傅增湘曾以宋本《册府》对校，明本错误甚多。

### 三、四库本

四库本《册府》，《四库全书总目》标为“内府藏本”，所据具体版本今不可知。《四库全书》自身也分好几个版本，我们所使用的本子是文渊阁本。这个本子有着《四库全书》的鲜明特点：删改、避讳极多，甚至连关公的讳也要避。然而除了这些瑕疵之外，四库本《册府》也存在其独特之处，往往明本《册府》的讹字，在四库本中不讹，有些异文还和宋本《册府》相合。

### 四、凤凰本

凤凰本是凤凰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册府》的标点整理本，由南京大学古籍所负责完成。现在看来，这个本子待改进之处还很多。

此外，《册府》尚有众多的抄本，如《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即载四川省图书馆藏有明南岑书舍抄本《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一千卷，重庆市图书馆亦有明抄本《新刊监本册府元龟》，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辽宁旅大市图书馆等处藏有明抄本《册府元龟》一千卷<sup>①</sup>，不知是否分别抄自上面提到的两种宋本。

《三国志》的版本情况要较《册府》复杂得多，除了残本之外，完整的版本主要有以下几种，简要介绍如下：

宋衢州州学刻宋元明递修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华再造善本》有影印本。

元代池州路刻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馆藏影印。

南监本，即明代南京国子监刻本。版坏后，冯梦祯曾据元本修补。卢弼称之为“冯本”。

北监本，即明代北京国子监刻本，据南监本校刻。

汲古阁本，又称毛本，即明毛晋刻本。

西爽堂本，即明吴琯刻本。

殿本，即清武英殿刻本，以北监本为底本，附有校勘记。赵幼文《三国志校

<sup>①</sup> 以上所列的明抄本《册府》的收藏情况均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笺》以成都书局翻刻的殿本为底本。

局本，即清金陵书局刻本，以毛本为底本。卢弼《三国志集解》以之为底本。

金陵活字本，是据南监本校定的活字排印本，中华书局校点本以之为底本。

百衲本，据苏杰所言，是根据宋绍兴本、绍熙本配合影印，文字有挖改。<sup>①</sup>

中华书局校点本，以金陵活字本为底本标点整理，目前流传最广。

岳麓书社本，是吴金华先生以百衲本为底本整理的新校本，是目前校点质量最好的本子。

在苏杰《三国志异文研究》的《绪论》部分对《三国志》版本有详细介绍，可以参看。<sup>②</sup>

本文的工作底本是宋本《册府》和中华书局校点本《三国志》（1982年版），参校明本《册府》、四库本《册府》、凤凰本《册府》、百衲本《三国志》。之所以选择《三国志》的校点本作为底本，是因为它虽然不是目前最好的本子，却是最权威、使用最普遍的本子。

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册府》与《三国志》的全部异文都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册府》为了适应编写的需要而在材料与材料之间加入的介绍性、叙述性的文字，即不在本文所指的异文之列。

## 第二节 《册府》与《三国志》征引关系之判定

《册府》引书基本不注出处，所以确定《册府》所引史文的出处就成了使用《册府》校史者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陈垣先生在《以册府校薛史计划》中指出：“最难者要知薛氏此文，见于《册府》何部何门。次难者要知《册府》此文，见于薛史何卷何传。”<sup>③</sup>并拟定了七步工作来解决这一难题。

确定《册府》中的内容来自《三国志》，也是本文的工作。《三国志》和《旧五代史》在各方面都不一样，确定史文出处的方式也有所不同。本文确定《册府》引文来自《三国志》的方式是，将《册府》和《三国志》的相关内容做成长编，注明页码、卷数，然后将《册府》中有关《三国志》的段落和《三国志》进行对校，如果整段基本相同，且和其他相关文献没有类似性，则认定其材料来源是《三国志》。如果某段文字同时和《三国志》及其它文献相似，则与哪种文献相似程度更高，就认定其来自哪种文献。在这里有两点值得特别说明：

<sup>①</sup> 《三国志异文研究》，第23页。

<sup>②</sup> 《三国志异文研究》，第21-24页。

<sup>③</sup> 陈垣：《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北京：中华书局，第146页。

## 一、引文有出自《后汉书》和《晋书》者

《三国志》中有些史文和《后汉书》、《晋书》等相关史书类似，《册府》并不一定在三国部分就引录《三国志》，在晋代部分就引录《晋书》，如宋本《册府》卷八百九十四《总录部·谣言》：

景帝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后四年蜀亡，六年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

与这段文字相关的是来自《三国志》注和《晋书》的两段材料：

### 1、《魏志·三嗣主传·孙休传》注引《搜神记》：

吴以草创之国，信不坚固，边屯守将，皆质其妻子，名曰保质。童子少年，以类相与嬉游者，日有十数。永安二年三月，有一异儿，长四尺余，年可六七岁，衣青衣，来从群儿戏，诸儿莫之识也。皆问曰：“尔谁家小儿，今日忽来？”答曰：“见尔群戏乐，故来耳。”详而视之，眼有光芒，踰踰外射。诸儿畏之，重问其故。儿乃答曰：“尔恶我乎？我非人也，乃荧惑星也。将有以告尔：三公鉏，司马如。”诸儿大惊，或走告大人，大人驰往观之。儿曰：“舍尔去乎！”竦身而跃，即以化矣。仰面视之，若引一匹练以登天。大人来者，犹及见焉，飘飘渐高，有顷而没。时吴政峻急，莫敢宣也。后五年而蜀亡，六年而晋兴，至是而吴灭，司马如矣。

### 2、《晋书·五行中》：

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儿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蜀亡，六年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

通过对比，可以很容易就能确定《册府》中的材料是引自《晋书》而不是《三国志》。

## 二、引文有出自其他类书者

类书之间往往辗转相抄，在刘文典的《三余札记》卷一“类书”条中说：“然类书引文，实不可尽恃，往往有数书所引文句相同犹未可据以订正者，盖最初一书有误，后代诸书亦随之而误也。”这种抄袭其他类书的情况，在《册府》中也

是有的。《玉海》云“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之类，采摭铨择”。<sup>①</sup>《册府》所引其他类书，有文献可征的便至少有《修文殿御览》。

1、《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桂字叔林，天水人也。建安初，数为将军杨秋使诣太祖，太祖表拜骑都尉。桂性便辟，晓博弈、踰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

与此相似的材料，见于类书的有《艺文类聚》卷三十三《宠幸》：

《魏志》曰：“孔桂性便妍，晓博奕、踰鞠，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出入随从。”<sup>②</sup>

《太平御览》卷七百五十四《工艺部·博》：

《魏略》曰：“孔桂性便妍，晓博奕，太祖爱之，每在左右。”<sup>③</sup>

宋本《册府》卷八百六十九《总录部·博弈》：

孔桂性便妍，晓博奕，太祖爱之，每在左右。

按：《册府》和《太平御览》在对《三国志》原文的剪裁上几乎完全一致，与《艺文类聚》在关键异文上也相同。我们无法判断编修《册府》时的《三国志》究竟是作“便辟”还是“便妍”，有“故”字还是无“故”字，但可以判定，《册府》的文字很可能不是直接从《三国志》而来，而是从其他类书转引的。

2、《魏志·韩暨传》：

韩暨字公至，南阳堵阳人也。同县豪右陈茂，谐暨父兄，几至大辟。暨阳不以为言，庸赁积资，阴结死士，遂追呼寻禽茂，以首祭父墓，由是显名。

按：“遂追呼寻禽茂”，宋本《册府》卷八百九十六、《太平御览》卷四百八十一均作“遂追寻禽茂”，两者在关键异文上相同，而且剪裁一致，很可能转引自同一类书。

《册府》引文出处之所以难以判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史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为类似的材料会同时出现在两种甚至更多的史书中；第二是《册府》引书的复杂性，《册府》中不但有直接引自正经正史的材料，也有从其它类书中袭用的材料，而类书常常辗转抄袭，其材料来源很难判定。凡用《册府》从事校勘者，均须对此加以关注。

<sup>①</sup> [宋]王应麟：《玉海》，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版。

<sup>②</sup> [唐]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sup>③</sup>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

## 第二章 《册府》校勘《三国志》的价值

类书是辑录各门类或某一门类的资料，并依内容或字、韵分门别类编排供寻检、征引的工具书。类书自发明以后，历朝历代盛行不衰，主要是由于它作为一种资料汇编性质的工具书，一是“临事取用以便检索”，一是“储材待用备文章之助”<sup>①</sup>，实用价值很高。由于类书为采辑群书而成，其中所收古书文字多与今本有异，或者干脆就是今天早已失传了的典籍，所以学者开始意识到类书尚可用作校勘辑录古书之用，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就说：“古籍散亡，十不存一，遗文旧事，往往托以得存，《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诸编，残玕断璧，至摭拾不穷。”

作为类书，《册府》在版本上有其独特之处，李盛铎曾在袁克文所藏南宋蜀刻本《册府》十卷中的卷二百九十五后写有题记两则，其一曰：“《册府》、《御览》并为宋初官撰类书。前人每重《御览》而轻《册府》，以《御览》所采多逸书，《册府》只收习见之经史也。实则《册府》所收，皆据北宋以前本，较景祐、绍兴诸刻，实有过之。”<sup>②</sup>现在《册府》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同，《册府》在唐以前史书的校勘中被大量使用。《册府》在校勘《三国志》上的价值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与《三国志》的传世版本相合；二、与其他文献相合；三、可为理校提供版本支持；四、《册府》中有价值异文的唯一性。由于《三国志》异文的复杂性，这一划分并不是界限分明的，而是互相交叉，比如会有《册府》某一异文和《三国志》的其它引用异文一致，却又同时和《三国志》的某一版本异文一致的情况出现。之所以如此划分，只是为了从多角度认识《册府》的价值。

### 第一节 与《三国志》传世版本相合

《三国志》版本复杂，校勘《三国志》首先必须兼备众本，校出的异文，或者择善而从，或者存疑代考。有些异文虽然只出现在《三国志》的某些版本中，难以决定是非，《册府》却往往与其相合，这证明这些异文的出现并非偶然。

#### 一、与宋本相合

一般来说，古书的版本越早，其价值也就越高，宋本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其保存古本原貌较多。

<sup>①</sup> 胡道静：《中国古代典籍十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9-81页。

<sup>②</sup> 转引自冯惠民：《宋刻残本册府元龟琐议》，《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1、《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十二月己亥令：

孤每读此二人书，未尝不怆然流涕也。

《三国志校笺》（以下简称《校笺》）：绍兴本“尝”作“曾”。<sup>①</sup>

按：明本《册府》卷四十八“未尝”作“未曾”。可与绍兴本互证。

2、《魏志·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

仲将问长文“从谁得法”？长文曰：“本出汉世，有《相印》、《相笏经》，又有《鹰经》、《牛经》、《马经》。印工宗养以法语程申伯，是故有一十二家相法传于世。”

《校笺》：绍兴本“二”作“三”。<sup>②</sup>

按：宋本《册府》卷九百〇八引“二”作“三”。

3、《魏志·杨俊传》：

又司马朗早有声名，其族兄芝，众未之知，惟俊言曰：“芝虽夙望不及朗，实理但有优耳。”

《校笺》：绍兴本“夙”作“风”。《册府》卷八百四十二引同。<sup>③</sup>

4、《蜀志·李恢传》：

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

《校笺》：绍兴本“成”后有“也”字。<sup>④</sup>

按：宋本《册府》卷七百六十五引“成”后有“也”字。

5、《蜀志·廖化传》注引《汉晋春秋》：

景耀五年，姜维率众出狄道，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约之谓也。智不出敌，而力少于寇，用之无厌，何以能立？诗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今日之事也。”

《校笺》：绍兴本“何”上有“将”字。<sup>⑤</sup>

按：明本《册府》卷四百〇二引“何”前有“将”字。

《册府》中材料多据宋以前本，保存了一部分《三国志》的原貌，故和宋本《三国志》相合的地方很多。

## 二、与毛本相合

1、《魏志·武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

<sup>①</sup> 赵幼文：《三国志校笺》，成都：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61页。

<sup>②</sup> 同上，第384页。

<sup>③</sup> 同上，第885页。

<sup>④</sup> 同上，第1438页。

<sup>⑤</sup> 同上，第1482页。

（魏）王闻王必死，盛怒，召汉百官诣邺，令救火者左，不救火者右。众人以为救火者必无罪，皆附左；王以为“不救火者非助乱，救火乃实贼也”。皆杀之。

《校笺》：毛本“乃”字作“者”。《册府》卷七百六十引作“救火者乃实贼也”。则此脱“者”字。<sup>①</sup>

2、《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

昕等伏自惟省，蝼蚁小丑，器非时用，遭值千载，被受公孙渊祖考以来光明之德，惠泽沾渥，滋润荣华，无寸尺之功，有负乘之累。

《校笺》：毛本“寸尺”二字乙，《册府》卷四百五十三引同。<sup>②</sup>

3、《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

后帝闻其有父风，召拜度支郎中。曹爽宿与相亲，时爽为武卫将军，数为帝称其可大用。会帝崩，爽辅政，乃拔谡为散骑常侍，遂转尚书。

《校笺》：毛本“称”字作“说”，《册府》卷四百八十二、卷九百三十九引同。<sup>③</sup>

4、《魏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书》载玺书：

昔羲、文作《易》，著休复之语，仲尼论行，既过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义，率意无怠。。

《校笺》：毛本“语”字作“诰”，《册府》卷二百九十七引同。<sup>④</sup>

5、《魏志·东夷传》：

正治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齎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倭王因使上表答谢恩诏。

《校笺》：毛本“恩诏”二字乙，《册府》卷一百七十引同。<sup>⑤</sup>

毛本《三国志》是《三国志》的重要版本之一，《册府》频繁出现和毛本一致的情况，并非偶然，很可能是因为两者同时保留了《三国志》某一版本的一部分原貌。

<sup>①</sup> 同上，第66页。

<sup>②</sup> 同上，第330页。

<sup>③</sup> 同上，第378页。

<sup>④</sup> 同上，第777页。

<sup>⑤</sup> 同上，第1162页。

## 第二节 与其他引用文献相合

校书之法，除了对校之外，还有他校。即根据他书所引与本书相对校。他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今本从宋元刻本而来，往往以讹传讹，有时反而不及前代他书所引为得实。《册府》中有些文字，不和《三国志》的版本相同，却和宋以前古注或者类书相合，由此看来，《册府》确实有其独特之处。

### 一、与古注相合

古注中所引《三国志》往往和传世本有所不同，而《册府》却反而常常和古注所引相同。

1、《魏志·文帝纪》注引《典论》：

余于他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

《校笺》：《册府》卷四十引“巧”字作“妙”，《世说·巧艺篇》注引同。<sup>①</sup>

2、《魏志·钟会传》注引何劭为王弼传：

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校笺》：《世说·文学篇》注引作“十余岁”，《册府》卷七百七十三引同。

②

3、《吴志·鲁肃传》：

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

《校笺》：《文选集注》引《钞》“余”字作“遗”，《册府》引同，《实录》亦同。<sup>③</sup>

### 二、与其他类书相合

《册府》也是类书，并且里面有采用的其他类书，这种与其他类书相合的情况，除了因为《册府》中的文字本来就引自类书外，还有可能是因为类书所根据的版本和《册府》所根据的版本有相似之处。

1、《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沮）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辞。

<sup>①</sup> 同上，第 117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1060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1749 页。

《校笺》：《册府》卷七百一十七、《事类赋》卷六引“务”字作“矜”是也。考上文注沮授有恃骄主之语，“矜”正与“骄”义相应。<sup>①</sup>

## 2、《魏志·崔琰传》：

世子报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数，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坏矣，褶亦去焉。后有此比，蒙复诲诸。”

《三国志校诂》：“雅数”似不辞，“雅疏”亦罕见。朱起凤《辞通》以为“雅数”通“雅素”，犹言平素。可备一说。今检《群书治要》卷二十五，其文作“雅教”，较为明顺。<sup>②</sup>

按：明本《册府》卷七百一十三引“雅数”亦作“雅教”，可为《校诂》添一佐证。

## 3、《魏志·陈思王植传》：

窃揆之于心，常愿得一奉朝覲，排金门，蹈玉陛，列有职之臣，赐须臾之问，使臣得一散所怀，摅舒蕴积，死不恨矣。

《三国志集解》：《册府》“问”作“间”。

《三国志校诂》卷十九：《群书治要》卷二十六“问”亦作“间”，当据改。《汉书·司马迁传》载其《报任少卿书》：“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又《李寻传》载其对汉哀帝问云：“唯弃须臾之间，宿留瞽言。”颜师古注：“间谓空隙之时也。”《后汉书·襄楷传》载其上桓帝疏：“臣虽至贱，诚愿赐清间，极尽所言。”均用“间”字，其义一也。又“赐……间”之语，古书恒见；“间”误为“问”，亦时有之，例见徐复《读〈文选〉札记》。<sup>③</sup>

# 第三节 可为前人学说提供版本支持

古籍校勘讲究无证不立，孤证不立，证据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校勘的可信度。有时候，校勘者会发现根据本书体例或者其它原因，某个文字可能是讹文，却苦于没有证据去支持自己的学说，《册府》中异文常能为其提供版本支持。

## 1、《魏志·文昭甄皇后传》注引三公奏：

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始祖后稷，又特立庙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于万嗣，圣德至化，岂有量哉！夫以皇家世（祀）〔妃〕之尊，而克让允恭，固推盛位，神灵迁化，而无寝庙以承享（礼）〔祀〕，非所以报显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礼，先妣别立寝庙。”并奏可之。

<sup>①</sup> 同上，第269页。

<sup>②</sup> 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84页。

<sup>③</sup> 《三国志校诂》，第123页。

按：《〈三国志集解〉笺记》：“《册府元龟》卷二九没有这个‘之’字，可据以删去。‘奏可’是凝固性的公事术语，如本志《武帝纪》注引《魏书》曰：‘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下承汉制。奏可。’又《三少帝·齐王芳纪》注引《魏书》：‘于是乃与群臣共为奏永宁宫曰：尚书令太尉长社侯臣孚……臣谨昧死以闻。奏可。’例多不悉举。”<sup>①</sup>

## 2、《魏志·钟繇传》注引《魏略》：

又（钟）繇久病，不任所职，非繇大臣当所宜为。繇轻慢宪度，不畏诏令，不与国同心，为臣不忠，无所畏忌，大为不敬。

《三国志校诂》：“当”字乖于文法。寻绎文例，“当所宜为”当乙为“所当宜为”。<sup>②</sup>

按：宋本《册府》卷四百一十七“当所”正作“所当”，可为《校诂》添一旁证。

## 3、《吴志·孙桓传》注引《文士传》：

为黄门侍郎，与顾荣俱为侍臣。归命世内侍多得罪尤，惟荣、丞独获全。常使二人记事，丞答顾问，乃下诏曰：“自今已后，用侍郎皆当如今宗室丞、顾荣畴也。”

《校笺》：钱仪吉曰“丞”作“承”。云：“以意改。”谨案：《御览》、《册府》卷四百六十一引“丞”字作“承”。<sup>③</sup>

按：钱说苦无旁证，《册府》引文可以为其弥憾。

## 4、《魏志·乐进传》：

从征张绣于安众，围吕布于下邳，破别将，击眭固于射犬，攻刘备于沛，皆破之，拜讨寇校尉。

《〈三国志集解〉笺记》：“‘破别将’三字很生硬，《宋本册府元龟》卷三四二将帅部引此文没有‘破’字，应据以删正。衍文既删，则本文读成‘从征张绣于安众、围吕布于下邳，别将击眭固于射犬、攻刘备于沛，皆破之’，其中‘从征’指随从主帅出征，‘别将’指率领偏师独当一面，‘皆破之’总承上面两句，文简义明。”<sup>④</sup>

## 5、《蜀志·秦宓传》：

宓曰：“天处高而听卑，《诗》云：‘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若其无耳，何以听之？”

按：《三国志斟议》：“按宋本、绍熙本有‘于’字，未可据信。秦宓所据的《诗经》，作为两汉传写而来的古本，恐怕没有‘于’字。清代以来的研究成果

<sup>①</sup> 《三国志丛考》，第67页。

<sup>②</sup> 《三国志校诂》，第88页。

<sup>③</sup> 《三国志校笺》，第1664页。

<sup>④</sup> 《三国志丛考》，第87页。

揭示,《韩诗外传》卷六、《史记·滑稽列传》附东方朔传、王充《论衡·艺增篇》引作‘鹤鸣九皋’,唐初的《白帖》、《文选》注、《初学记》也是这样,唐石经始增‘于’字。今观《风俗通义》、《华阳国志》、《艺文类聚》、《群经音辨》所引,其文均作‘鹤鸣九皋’,可见秦宓所引的不见得有‘于’。”<sup>①</sup>

以上所举诸例,《册府》均可以为学者校勘《三国志》的学说提供版本支持。

## 第四节 《册府》中有特殊价值的异文

《册府》与《三国志》的异文很多,但对于校勘来说,有价值的只有一部分。在有价值的异文中,有些具有唯一正确性,即这些异文只出现在《册府》里,而且《册府》是正确的。这是因为《三国志》辗转沿袭,会出现所有版本均误的情况,反而是在《册府》中保留了《三国志》的一些原貌。另外还有一些有价值的异文,也只出现在《册府》中,限于条件,无法判定其正误,只能存疑待考。

### 一、仅见于《册府》而可据以校改《三国志》的异文

#### 1、《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

《殿本考证》:卢明楷曰:“‘分’字于文义晦,《册府元龟》作‘介’,盖谓孙崧与充、豫多相识,欲以书为介绍而先容之。下文‘非若交游之待分而成也’,亦当作‘介’,其误同。”

按:《三国志》各本均作“分”,作“分”难通,宋本《册府》卷八百一十一引“分”亦作“介”。

#### 2、《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

(游)楚不学问,而性好游遨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箏、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

《校笺》:《册府》卷八百五十五引“来”字作“悉”。此“来”字当作“悉”,两字形近而误。<sup>②</sup>

按:宋本《册府》与明本《册府》同。

#### 3、《吴志·吴主传》注引《吴书》:

又欲遣张子布追辅护之。孤性无余,凡所欲为,今尽宣露。惟恐赤心不先畅达,是以具为君说之,宜明所以。

<sup>①</sup> 同上,第179页。

<sup>②</sup> 《三国志校笺》,第623页。

《校笺》：“卢弼曰：‘《官本考证》曰：《册府》先作克。’谨案：《册府》引作‘克’，‘克’字是。”<sup>①</sup>

按：作“克”是。二字形近而讹。

#### 4、《蜀志·郤正传》：

盍亦綏衡緩轡，回軌易涂，與安駕肆，思马斯徂，审厉揭以投济，要夷庚之赫怵，播秋兰以芳世，副吾徒之（彼）〔披〕图，不亦盛与！

标点本《校记》：何焯据《册府元龟》改。

《校诂》：何校是也。《汉书·礼乐志》：“披图索谍。”《北堂书钞》卷六十九引曹植《魏德论》：“名儒按讖，良史披图。”《晋诗》卷十鼓吹曲辞《唐尧》：“披图按先籍，有其证灵液。”是“披图”乃盛世之事，谓展阅《河图》、《洛书》之类。<sup>②</sup>

## 二、存疑待考

《册府》与《三国志》的异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分别是非，只能存疑待考。这些无法断定正误的异文，很多都是同义替换关系或倒文。

### （一）同义词

#### 1、《魏志·诸葛亮传》：

曹操之众，远来疲弊，闻追豫州，轻骑一日一夜行三百余里。

宋本《册府》卷八百九十一引“追”作“逐”。

按：《说文》：“追，逐也。”<sup>③</sup>追、逐均为追赶义。

#### 2、《吴志·陆逊传》：

其所生得，皆加营护，不令兵士干扰侵侮。

宋本《册府》卷三百九十七引“得”作“获”。

按：《周礼·夏官·大司马》郑玄注：“获，得也。”<sup>④</sup>

#### 3、《魏志·管宁传》注引《傅子》：

宁之归也，海中遇暴风，船皆没，唯宁乘船自若。

宋本《册府》卷八百一十五引“归”作“还”。

按：《集韵·微韵》：“归，还也。”<sup>⑤</sup>

<sup>①</sup> 《三国志校笺》，第1555页。

<sup>②</sup> 《三国志校诂》，第219页。

<sup>③</sup>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清陈昌治本，2003年版。

<sup>④</sup> [汉]郑玄、[唐]贾公彦：《周礼正义》，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1997年版。

<sup>⑤</sup> [宋]丁度等：《宋本集韵》，中华书局影印宋本，1989年版。

## （二）倒文

### 1、《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纪》：

其以隆、瓘子为骑都尉，加以赠，光示远近，以殊忠义。

按：宋本《册府》卷一百三十引“赠”作“赐”。“赠”、“赐”均见于文献，语义差别甚微，难以判断正误。

### 2、《魏志·张郃传》：

此阁道，汉中之险要咽喉也。

按：宋本《册府》卷一百三十二引“咽喉”作“喉咽”。

### 3、《蜀志·费祎传》注引《祎别传》：

每省读书记，举目暂视，已究其意旨。

按：宋本《册府》卷一百九十九引“意旨”作“旨意”。

上述两种情况是校勘的难点，一般只能依据版本加以取舍。但是对于汉语史却很有研究价值，因为有些同义词异文的更替是和语言的变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倒文则常常是同素逆序词。

## 第五节 《册府》校《三国志》实践

《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数量庞大，前人校勘《三国志》，已经利用了很多，但《册府》等待我们去发掘利用的异文依旧很多。以下即略举在校勘《三国志》上未被前人利用的，比较有校勘价值的异文。

### 1、《魏志·武帝纪》注引《九州春秋》：

公神武震于四海，若修文以济之，则普天之下，无思不服矣。今举十万之众，顿之长江之滨，若贼负固深藏，则士马不能逞其能，奇变无所用其权，则大威有屈而敌心未能服矣。

按：“能”，百衲本作“得”，从修辞来讲远胜“能”字，今检《册府》卷七百二十三、郝经《续后汉书》卷二十五引均作“得”。<sup>①</sup>

### 2、《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纪》：

吴将吕兴因民心愤怒，又承王师平定巴蜀，即纠合豪杰，诛除（邓）句等，驱逐太守长吏，抚和吏民，以待国命。九真、日南郡闻兴去逆即顺，亦齐心响应，与兴协同。

按：宋本《册府》卷一百六十三引“吏”作“史”。《魏志·仓慈传》：“及西域诸胡闻慈死，悉共会聚于戊己校尉及长吏治下发哀”，《三国志校诂外编》以为

<sup>①</sup> [元]郝经：《续后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



“吏”为“史”之讹。<sup>①</sup>“吏”、“史”互讹，古代文献中屡见不鲜，此处虽与《仓慈传》语境悬殊，然亦颇疑当作“长史”。此处如作“长吏”，则颇含混，既云驱逐长吏，又云抚和吏民，语涉重复矛盾。此长吏当为官名。汉代边郡太守有长史，掌兵马，亦助太守掌兵。此作长史，盖指吕兴率众驱逐了握有实权的太守和握有军权的长史，其他以下吏民，则加抚慰而已。

3、《魏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

而便放志专行，胁迁省禁，卑侮王官，败法乱纪，坐召三台，专制朝政，爵赏由心，刑戮在口，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群谈者蒙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寮钳口，尚书记朝会，公卿充员品而已。

按：此段颇重修辞，多用对文，而“群谈者蒙显诛，腹议者蒙隐戮”一句之内连用两“蒙”字，不合修辞之理。今检宋本《册府》卷四百一十五“蒙”作“被”，而《文选》卷四十四引“蒙”则作“受”，难断孰是。

4、《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时郑玄博学洽闻，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邴）原亦自以高远清白，颐志澹泊，口无择言，身无择行，故英伟之士向焉。

按：宋本《册府》卷五百九十八“博”前有“以”字。毛本、殿本、《通志》卷一百六十八、萧常《续后汉书》卷六“博”前有“以”字。检《华阳国志》卷十一：“益部自建武后，蜀郡郑伯、邑大尉赵彦信及汉中陈申伯、祝元灵、广汉王文表皆以博学洽闻，作《巴蜀耆旧传》。”<sup>②</sup>则“以博学洽闻，注（作）……”似为固定的说法。

5、《魏志·荀彧传》注引《晋阳秋》：

粲兄侯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

按：宋本《册府》卷八百二十九“及”前有“侯”字。无“侯”字则较难索解。

6、《魏志·司马芝传》：

明帝即位，赐爵关内侯。顷之，特进曹洪乳母当，与临汾公主侍者共事无涧神系狱。

<sup>①</sup>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96页。

<sup>②</sup> [晋]常璩：《华阳国志》，济南：齐鲁书社，2008年版。

按：陈寅恪《魏志司马芝传跋》云：“‘无谿神’，疑本作‘无间神’。无间神即地狱神。‘无间’乃梵文 Avici 之意译，音译则为‘阿鼻’。当时意译亦作‘泰山’”<sup>①</sup>今按宋本《册府》卷六百七十四、《白孔六帖》卷六十八引“谿”均作“间”。

#### 7、《魏志·杨阜传》：

阜还，关右诸将问袁、曹胜败孰在，阜曰：“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

按：宋本《册府》卷八百二十七引无“失”字。《通鉴》卷六十三、《长短经》<sup>②</sup>卷一注亦无。后事，意为耽误事情，与少决意正相应，修辞上亦相对。

#### 8、《魏志·高堂隆传》：

然九域之内，可揖让而治，尚何忧哉！不正其本而救其末，譬犹焚丝，非政理也。可命群公卿士通儒，造具其事，以为典式。

按：宋本《册府》卷五百二十六“不”前有“苟”字，为发端语气词。

#### 9、《魏志·田豫传》：

（田）豫恐遂相兼并，为害滋深，宜救善讨恶，示信众狄。单将锐卒，深入虏庭，胡人众多，钞军前后，断截归路。豫乃进军，去虏十余里结屯营，多聚牛马粪然之，从他道引去。

按：宋本《册府》卷三百六十三引“单”前有“乃”字。有“乃”字文较明顺。

#### 10、《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

自天子在东宫，及即位之后，每会群贤，论天下髦隲之见在者，岂独人尽易为英，士鲜易取最，故乃猥以原壤之朽质，感夫子之情听；每叙足下，以为谋首，岂其注意，乃复过于前世……

按：宋本《册府》卷九百〇四引“情”作“清”。此句典出《礼记·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谓原壤奏而夫子听。情听在魏晋仅指决狱用法而言，谓善于听取民情。而清听则指听觉敏锐或善于欣赏音乐，与此处所用的典故正合。

#### 11、《蜀志·许靖传》注引《魏略》：

前夏有书而未达，今重有书，而并致前问。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沈溺于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睇故土桑梓之望也。

按：宋本《册府》卷九百〇四引“缘”作“绝”，作“绝”则句式更为整齐。“期缘”一词在魏晋时少见。

<sup>①</sup>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9页。

<sup>②</sup> [唐]赵蕤：《长短经》，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 第三章 前人利用《册府》校《三国志》成就评述

《册府》是一部以类事为特色的类书，引录了大量宋代以前正史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是校勘史籍的重要依据，事实证明，无论是清末刘文淇校勘《旧唐书》，还是当代王仲荦校勘南北朝诸史，对《册府》的使用都给了他们很大帮助。然而清人对《册府》的重视程度不及《初学记》、《太平御览》等书，利用《册府》中所收《三国志》异文来校勘《三国志》，清人取得的成就颇为有限，给后人留下了不小的空白。直到当代，赵幼文用《册府》来校勘《三国志》，才算真正对《册府》中的《三国志》异文作了较为彻底的发掘和利用。虽然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其功过却均值得借鉴。

## 第一节 清代至民国学者对《册府》的利用

赵氏《校笺》以前，使用《册府》校勘《三国志》者，主要有何焯、《殿本考证》、卢弼三家。通过对比分析附录的表格，可以看出：

从数量上来说，何焯批校《三国志》，引用《册府》凡 52 次。其后《殿本考证》引用 39 次，卢弼《集解》引用 59 次，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从质量上来说，《殿本考证》引用《册府》39 次，只有 3 次是较何焯新增加的，其余 36 条全部和何焯雷同。《集解》引用 59 次，只有十条是较何焯新增加的，而这十条里还有两条来自《殿本考证》。可以说，从清代至民国，学者在校勘《三国志》时对《册府》的使用基本上停滞不前。

《殿本考证》虽然大部分和何焯雷同，却未举何焯之名。而《集解》在引用《殿本考证》时，也常常绝口不提《殿本考证》。

何焯和《集解》在使用《册府》时，出现了一些失误，如《魏志·华佗传》：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萼。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  
何焯：从《册府》。

《殿本考证》：《册府》“以为”下有“仙”字。

《集解》：《册府》“以为”下有“仙”字。

按：《册府》所引为《后汉书》，本章第二节有详细论述。

又如《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

援捕得逵，逵不肯拜，谓援曰：“王府君临郡积年，不知足下曷为者也？”

12、《蜀志·马谡传》注引《襄阳记》：

蒋琬后诣汉中，谓亮曰：“昔楚杀得臣，然后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亮流涕曰：“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杨干乱法，魏绛戮其仆。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按：明本《册府》卷四百〇一引“法”作“行”。疑作“行”是，典出《左传·襄公三年》：“晋侯之弟杨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杨干乱行，魏绛戮其仆”一句后世遂成常典。除《三国志》外，未见作“乱法”者。

13、《吴志·韩当传》注引《吴书》：

（韩）当勤苦有功，以军旅陪隶，分于英豪，故爵位不加。终于坚世，为别部司马。

按：宋本《册府》卷九百一十五引“分”字作“介”。按《史记·邹阳列传》：“而介于羊胜、公孙诡之间。”《索隐》：“言邹阳上书自述，而游于二人之间，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于其间，故杜预曰：‘介犹间也。’”《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论》：“终于孤立一隅，介于大国。”李贤注：“东逼于汉，南拒于蜀。左传曰：‘介于二大国之间。’”“介于英豪”同“介于大国”句法相似，指间于英豪，侧身于英豪。疑作“介”是。“介”、“分”古书传写多讹混，如《魏志·邴原传》“当以书相介”、“非若交游待介而成也”，“介”均讹作“分”。

14、《吴志·陆抗传》：

昔匈奴未灭，去病辞馆；汉道未纯，贾生哀泣。况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宠，身名否泰，与国同感，死生契阔，义无苟且，夙夜惨怛，念至情惨。

按：明本《册府》卷四百〇七引“馆”作“家”。此典出《汉书·霍去病传》：“上为治第，令视之，对曰：‘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又《周书·王述传》：“后家人种桑果，及还见，而怒曰：‘匈奴未灭去病辞家，况大贼未平，何事产业。’”<sup>①</sup>正用此典。

《册府》与《三国志》的异文是引用异文，一般只能用做校勘旁证，而《册府》的价值也主要就体现在它的旁证作用上，作为旁证，它往往和《三国志》的重要版本异文相合，和古注、类书相合。而《册府》中最珍贵的则是那些仅见于《册府》而可据以校改《三国志》的异文，如果没有这些异文，《三国志》中的某些讹误将无处是正。《册府》与《三国志》异文的价值依然有待发掘，第五节所举的只是一小部分，是笔者对利用《册府》校勘《三国志》所做的一点尝试。

<sup>①</sup> [唐]令狐德棻：《周书》，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版。

《集解》：《册府元龟》八六五此句上有“贾逵守绛邑长，援攻绛，绛溃”数语。

按：《册府》此数语来自《三国志》正文，是为了交代背景而加入的叙述性语言，并非异文。

由于没有查清《册府》引文的出处，何焯误用《后汉书》与《册府》的异文来校勘《三国志》，由于不清楚《册府》的特点，《集解》错把叙述性语言当成了校勘性异文。

## 第二节 《三国志校笺》使用《册府》的方式

赵氏《校笺》系其一生精力之所萃，是《三国志》研究中颇有分量的一部校勘性著作。赵振铎在本书《前言》中说：“先父幼文公治《三国志》五十余年，从四十年代在四川大学任教的时候就开始从事此书的校理工作。”<sup>①</sup>据《前言》，赵氏曾广校《三国志》冯梦祯本、汲古阁本、百衲本等诸本，又广引类书、古注以及《建康实录》、《续后汉书》、《季汉书》等著作进行校注，可以说是历时弥久，成之维艰。正因如此，《校笺》在博引群书，大量胪列异文方面，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成为《三国志》研究者的的重要参考书籍。《校笺》在《三国志》校勘工作上究竟较前人有何进步，又有哪些不足，成为校勘《三国志》必须加以研究和审视的问题。在《校笺》所做全部七千余条校记中，所列引用异文 2500 处<sup>②</sup>，《册府》即出现了 1011 次，持之与何焯（52 处）、《殿本三国志考证》（39 处）和《三国志集解》（55 处）相较，溢出二十倍不止，这说明了《校笺》在校勘方面较前人细密之处。《校笺》使用《册府》主要有如下几种方式：

### 一、仅列异文，不加判断

若异文为《册府》所独有，且难以判断正误，《校笺》即单独列出《册府》中的异文。

#### （一）讹文

##### 1、《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公后日复与遂等会语，诸将曰：“公与虏交语，不宜轻脱，可为木行马以为防遏。”<sup>③</sup>

《校笺》：《册府》卷一百“为”字作“设”，“公”下有“甚”字。

按：此处作“为”或“设”均通，难以断定是非。

<sup>①</sup> 《三国志校笺》，第 2 页。

<sup>②</sup> 此处据《三国志异文研究》统计结果，第 25-26 页。

<sup>③</sup> 《三国志校笺》，第 62 页。

2、《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纪》注引《魏氏春秋》：

至于汉祖，起自布衣，率乌合之士，以成帝者之业。

《校笺》：《册府》引“士”字作“众”。<sup>①</sup>

按：“士”、“众”在这里同义，“乌合之众”的说法也在《后汉书》、《晋书》等文献中屡见，难以判定是非。

3、《魏志·袁绍传》：

配兄子荣守东门，夜开门内太祖兵，与配战城中，生禽配。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

《校笺》：《册府》卷八七七引“声”字作“意”。<sup>②</sup>

按：宋本《册府》作“意”。“声气”、“意气”均在文献中屡有用例，难以判定是非。

## （二）脱文

1、《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书》：

渊虽见孤弃，怨而不怒，比遣救军，勿得干犯，及手书告语，恳恻至诚。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毕命，投死无悔。

《校笺》：《册府》引无“孤”字。<sup>③</sup>

按：“孤弃”一词为汉魏常语，如《前汉纪》卷二十六：“百余年间，而绝灭失姓，枯骨孤弃于丘墓，苗裔流绝于道路。”<sup>④</sup>又《艺文类聚》卷二十引晋孙绰《表哀诗》：“岂悟一朝，复见孤弃，上天极祸，怨痛莫诉。”

2、《魏志·陈泰传》：

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壮士解其腕。”《孙子》曰：“兵有所不击，地有所不守。”盖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

《校笺》：《册府》卷三百六十二引无“其”字。<sup>⑤</sup>

3、《魏志·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安定太守孟达荐雄：

臣昔以人乏，谬充备部职。时涿郡太守王雄为西部从事，与臣同僚。

《校笺》：《册府》卷六百八十八引无“充”字。<sup>⑥</sup>

按：“充备”一词，《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中屡见。

## （三）衍文

1、《魏志·武文世王公传》：

<sup>①</sup> 同上，第191页。

<sup>②</sup> 同上，第296页。

<sup>③</sup> 同上，第330页。

<sup>④</sup> [东汉]荀悦：《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sup>⑤</sup> 同上，第851页。

<sup>⑥</sup> 同上，第991页。

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弗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焉。”

《校笺》：《册府》引“慎”上有“必”字。<sup>①</sup>

按：此句出《礼记·中庸》，原文无“必”字。

#### （四）倒文

1、《魏志·武帝纪》注引《世语》：

陈留孝廉卫兹以家财资太祖，使起兵，众有五千人。

《校笺》：《册府》卷五引“众有”二字乙。<sup>②</sup>

2、《魏志·吕布传》注引鱼氏《典略》：

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

《校笺》：《册府》卷八百七十七引“烈壮”二字乙。<sup>③</sup>

按：宋本《册府》亦乙。

3、《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

今惟吾子，栖迟下仕，从我游处，独不及门。瓶罄罍耻，能无怀愧。路不云远，今复相闻。

《校笺》：《册府》卷一百七十一引“怀愧”作“愧怀”。<sup>④</sup>

## 二、以《册府》作旁证

《册府》常常和其他版本异文、引用异文相合，可以被用来当做校勘的旁证。

### （一）列出版本异文，以《册府》作旁证

1、《魏志·武帝纪》：

贼将见公，悉于马上拜，秦、胡观者，前后重沓，公笑谓贼曰：“汝欲观曹公邪？亦犹人也，非有四目两口，但多智耳！”

《校笺》：毛本“汝”字作“尔”，《册府》卷四十四引同。<sup>⑤</sup>

按：《〈三国志校诂〉外编》：“宋本、元本、汲本等均作‘尔’，《册府元龟》卷四十四、《资治通鉴》卷六十六亦作‘尔’，然则宋、元以上古本作‘尔’不作‘汝’也。胡适《尔汝辨》尝论春秋以前‘尔’可用为第二人称复数，相当于今语‘你们’；而‘汝’则仅用于单数第二人称。揆之此例，曹语当以作‘尔’为优。”<sup>⑥</sup>

2、《魏志·明帝纪》注引《魏略》：

<sup>①</sup> 同上，第 778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53 页。

<sup>③</sup> 同上，第 296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816 页。

<sup>⑤</sup> 同上，第 62 页。

<sup>⑥</sup> 吴金华：《古文献研究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第 138 页。

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

《校笺》：绍兴本“色”字作“首”，《册府》卷五百三十九同。<sup>①</sup>

按：《易氏〈三国志补注〉今证》：“卢弼《集解》曰：‘《文类》色作首，《通鉴》同。胡三省曰：姿谓有色者，首谓鬓发者。’合观易、卢二注，可知绍兴本、《资治通鉴》卷七十三等均作‘姿首’，而元明清各本作‘姿色’则缺乏可靠的版本渊源。本志《武文世王公传》注引《魏书》称曹冲‘容貌姿美，有殊于众’，其中‘容貌’就面首言，‘姿’就体态言；《通鉴》等作‘姿首’，可能来源于裴注的古本。”<sup>②</sup>

### 3、《魏志·公孙度传》注引《魏略》：

若苗秽害田，随风烈火，芝艾俱焚，安能白别乎？

《校笺》：卢弼曰：“宋本‘白’作‘自’。”谨案：《册府》引“白”亦作“自”。

③

按：《〈三国志集解〉笺记》：“苏杰君以为当从宋本，‘自别’谓自别于有罪之人，相当于今语‘划清界线’。例如《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以为亡罪，乃遣归告种豪：大兵诛有罪者，明白自别，毋取并灭。’又《王莽传》载王涉语‘疑帝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注：‘言莽母洛薄嗜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设此诈，欲以自别不受诛。’”<sup>④</sup>

## （二）列出引用异文，以《册府》作旁证

### 1、《魏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十二月己亥令：

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校笺》：郝书作“此所以不得为也”，《册府》引“所”下有“以”字。<sup>⑤</sup>

### 2、《魏志·明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载袁绍檄州郡文：

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于牛之一毛，生既无益，死亦何损？

《校笺》：《御览》卷二百四十九引作“今知”，《册府》卷五百二十九引亦有“今”字。<sup>⑥</sup>

### 3、《魏志·袁绍传》注引《魏略》：

操以精兵七百，围守宫阙，外称陪卫，内以拘执，惧其篡逆之祸，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可不勳哉！

<sup>①</sup> 《三国志校笺》，第144页。

<sup>②</sup> 《三国志丛考》，第35页。

<sup>③</sup> 《三国志校笺》，第330页。

<sup>④</sup> 《三国志丛考》，第72页。

<sup>⑤</sup> 《三国志校笺》，第61页。

<sup>⑥</sup> 同上，第147页。



《校笺》：卢弼曰：“局本‘以’作‘肆’。”谨案：《文选》“以”作“实”，《册府》卷四百一十五引同。<sup>①</sup>

4、《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明主，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

《校笺》：《御览》引“册”字作“闻”，《册府》引同。<sup>②</sup>

(三) 将《册府》与版本异文、引用异文一起列为校勘证据

1、《吴志·张纡传》注引环氏《吴纪》：

尚书岑昏率公卿已下百余人，诣宫叩头请罪，尚得减死。

《校笺》：《官本考证》曰：“宋本作‘叩头请尚罪，得减死’。”谨案：绍兴本正作“叩头请尚罪，得减死”。郝书同。《册府》卷二百一十八引同。<sup>③</sup>

2、《吴志·陆凯传》：

皓性不好人视己，群臣侍见，皆莫敢迁。

《校笺》：绍兴本“皆”字作“精”。《御览》卷二百零四、《册府》卷三百二十六引俱作“睛”，萧书同。“精”即“睛”字。<sup>④</sup>

3、《吴志·华覈传》：

至如他余錡介之妖，近是门庭小神所为，验之天地，无有他变……

《校笺》：卢弼曰：“宋本‘如’字作‘于’。”谨案：钱仪吉“如”字作“于”。云：“从《册府》。”考此见《册府》卷五百三十九引。郝书、《季汉书》“如”俱作“于”。<sup>⑤</sup>

### 三、对《册府》异文进行论证

如果《校笺》认为《册府》某个异文可能是正确的，就会对其加以论证。

1、《魏志·文帝纪》注引《魏略》：

旬日，破胡告檄到，上大笑曰：“吾策之于帷幕之内，诸将奋击于万里之外，其相应若合符节。前后战克获虏，未有如此也。”

《校笺》：《册府》卷一百二十五引“上”字作“帝”，是也，与上文“帝初闻”相应。<sup>⑥</sup>

2、《魏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

<sup>①</sup> 同上，第26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275页。

<sup>③</sup> 同上，第1717页。

<sup>④</sup> 同上，第1931页。

<sup>⑤</sup> 同上，第2015页。

<sup>⑥</sup> 同上，第108页。

授临济叹曰：“上盈其志，下务其功，悠悠黄河，吾其不反乎！”遂以疾辞。

《校笺》：《册府》卷七百一十七、《事类赋》卷六引“务”字作“矜”是也。考上文注沮授有恃骄主之语，“矜”正与“骄”义相应。<sup>①</sup>

### 3、《魏志·张既传》注引《魏略》：

楚不学问，而性好游遨音乐。乃畜歌者，琵琶、箏、箫，每行来将以自随。所在樗蒲、投壶，欢欣自娱。

《校笺》：《册府》卷八百五十五引“来”字作“悉”。此“来”字当作“悉”，两字形近而误。<sup>②</sup>

按：宋本《册府》作“悉”。《校笺》在这里指出了致误之由。

### 4、《魏志·傅嘏传》：

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其选才之职，专任吏部。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如此则殿最之课，未尽人才。

《校笺》：卢弼曰：“何焯曰：‘薄伐疑作簿伐，官簿阅阅也，古字或通。’梁章巨曰：‘伐，劳也。薄伐谓微劳也。似不必改字而可通。’”谨案：《册府》卷六百三十五引“薄”字作“簿”，何说是。《文选·沈修文〈奏弹王源〉》云：“王源见告穷尽，即索璋之簿阅。”此作“伐”，“伐”与“阅”通。“簿阅”即后世所谓谱牒也。梁氏不审“薄”为“簿”字之误，而释之以微劳，盖非。<sup>③</sup>

按：竹头与艸头的字互混在古籍中很常见，如“荅——荅”、“節——節”之类的例子很多，“藉——籍”只是其中的一例而已。这种情况有文字演变上的特殊原因，并不能简单地视为一般的通假或者是讹误。

### 5、《吴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駉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槃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摭人情之归极。

《校笺》：卢弼曰：“宋本‘据’作‘摭’。”谨案：《册府》卷八百三十三引同。《广雅·释詁四》：“摭，舒也。”作“摭”字是。<sup>④</sup>

《校笺》对《册府》的使用方式视具体的异文有所不同，这些方式基本体现了《册府》的价值所在：被用作校勘旁证，或者和《三国志》某个版本一起，或者和其他引用文献一起，为《三国志》的校勘提供证据。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

<sup>①</sup> 同上，第269页。

<sup>②</sup> 同上，第623页。

<sup>③</sup> 同上，第817页。

<sup>④</sup> 同上，第1385页。

看出，只有简单的使用方式是说明不了问题的，使用方式正确，并不意味着校勘的正确，如上所举的《校笺》对《魏志·傅嘏传》的“薄伐”一词的论证，即有阐之未当之处。

### 第三节 《三国志校笺》的不足

《校笺》虽然在利用《册府》校勘《三国志》上做出了很大的成绩，现在看来，却仍有不足之处。

#### 一、所用《册府》底本不佳

根据《校笺》前言<sup>①</sup>，以及书后所列《主要引用书目》，《校笺》在成书时所用的《册府》版本为明本，即明崇祯十五年黄国琦刻本。而现存《册府》版本，除明本、四库本以外，尚有若干宋本残卷存世。这些残卷扣除重复，共存五百八十一卷，已于1989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赵幼文撰著《校笺》时未能利用宋本《册府》，是因当时宋本《册府》尚未影印出版，难以得见，而《校笺》的编者在2001年整理出版此书时，虽然“作了一番统一工作”，却“其余一切悉照原稿旧貌，不妄作改动”，未能一一重新核对宋本《册府》。这就在客观上使《校笺》中所引用的《册府》良莠不齐，一些条目不尽可信。据笔者统计，《校笺》所引《册府》异文中，明本《册府》与传世《三国志》文字有异而宋本《册府》与传世《三国志》一致的，凡115条，在《校笺》所引全部1011条《册府》中，占了十分之一还多，有些明本《册府》的讹文甚至误导了赵氏对异文的裁断，如：

##### 1、《吴志·潘浚传》：

至，闻太子登已数言之而不见从，浚乃大请百寮，欲因会手刃杀壹，以身当之，为国除患。壹密闻知，称疾不行。

《校笺》：《册府》卷六百二十三引“知”字作“之”，是。<sup>②</sup>

按：宋本《册府》作“知”，同《三国志》一致。“闻知”为联合式同义复词，是《三国志》中的常见词语，如《三国志·邓艾传》：“其详择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闻知。”另外，与此类似的是，《魏志·王观传》：“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校笺》曰：“《书钞》、《册府》卷六百二十三引‘知’字作‘之’。”此处宋本《册府》残佚，前面的例子却提醒我们这很可能也是类似的《册府》本身的版本异文。

<sup>①</sup> “（赵幼文）回成都后，又用类书古注里面引用的材料，对《三国志》及裴注的文字进行校理，并将这些书里面有关三国的史料钞录在书的眉端，由于对全书的熟悉，凡是能够录入的材料都录入”。同上，第2-3页。

<sup>②</sup> 同上，第1930页。

## 2、《魏志·刘劭传》:

然则圣人垂制，不为变豫废朝礼者，或灾消异伏，或推术谬误也。

《校笺》：明正统刊本《人物志》“术”字作“衍”，注“‘推术’错谬”。《册府》卷五百七十二引亦作“衍”。<sup>①</sup>

按：《册府》卷五百七十二未引，当为卷七百八十八。宋本《册府》所引作“术”，与传世《三国志》一致。检《宋书》卷十四、《晋书》卷十九等引均作“推术”，又《魏志·文帝纪》注引《献帝春秋》：“推术数者虑之古道，咸以为天之历数，运终兹世。”所谓“推术”，似即“推术数”，此处变文独言推术。

## 3、《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世语》:

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

《校笺》：《御览》卷五百九十四、《册府》卷五百五十一引作“至二鼓”。“鼓二”二字应乙。<sup>②</sup>

按：宋本《册府》此处作“鼓二”，作“鼓二”为是。《三国志语词笺释》：“‘鼓一’指夜间报时的人打一鼓的时候，即一更时分（夜晚7时至9时）。同样，汉魏六朝称二更（夜晚9时至11时）为鼓二，如本志《钟会传》注引《世语》载钟会见司马师：‘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sup>③</sup>

在以上所举例子中，《校笺》受到明本《册府》讹字的影响，以为明本《册府》是正确的，可据以校勘《三国志》。其实宋本《册府》恰恰和《三国志》一致，明本《册府》的异文是后出讹字，不可信据。

另外，《校笺》受明本《册府》误导，甚至会曲相附会，不必疑而疑，如：

## 1、《蜀志·许靖传》:

自流宕已来，与群士相随，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与九族中外同其饥寒。

《校笺》：《册府》卷七百九十一引“患”字作“援”，疑为“缓”字之误。<sup>④</sup>

按：赵氏引明本《册府》作“援”，遂曲为之说，以为本当作“缓”，今知宋本《册府》作“患”。

## 2、《魏志·袁术传》裴注引《吴书》:

因顿伏床下，呕血斗余而死。

《校笺》：《册府》卷九百四十二引作“因而遂死”，疑有脱文。<sup>⑤</sup>

按：宋本《册府》作“遂死”，无“因而”二字。

## 3、《吴志·周鲂传》:

<sup>①</sup> 同上，第819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56页。

<sup>③</sup> 吴金华：《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页。

<sup>④</sup> 《三国志校笺》，第1326页。

<sup>⑤</sup> 同上，第274页。

鲋既目见靖事，且观东主一所非薄，燼不复厚，虽或暂舍，终见翦除。

《校笺》：《册府》引“燼”字作“烬”，疑“燼”字盖“烬”字之误。<sup>①</sup>

按：宋本《册府》作“燼”。

以上所举的例子，宋本《册府》和《三国志》一致，赵氏因为未见宋本，遂生曲说。这种宋本和《三国志》一致，而明本《册府》讹误的情况很多，由此也可以看出宋本《册府》确实较明本《册府》为优。

## 二、因未明《册府》引文出处而误用

本文第一章第二节已经讨论了对《册府》引文出处的判定，弄错了《册府》的引文出处，就会导致校勘时失误，主要有两种情况：

### （一）未明《册府》所引材料出处，当引彼而引此

未明《册府》所引材料出处，当引彼而引此，在赵幼文《三国志校笺》中就有很生动的例子：

《魏志·华佗传》：

华佗字元化，沛国谯人也，一名萼。游学徐土，兼通数经。沛相陈珪举孝廉，太尉黄琬辟，皆不就。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

《校笺》：卢弼曰：“《册府》‘以为’下有‘仙’字。《范书·华佗传》亦作‘时人以为仙’。”周寿昌曰：“无仙字是，盖时人不知其确岁，约略计之，当有百岁，而以有壮容为异也。”谨案：《官本考证》曰：“《册府》‘以为’下有‘仙’字。”考《类聚》、《御览》、《册府》卷八百五十六俱有“仙”字，疑本之范晔《后汉书》。陈寿此传自无“仙”字，似不得引彼以证此有夺文也。<sup>②</sup>

卢弼的《三国志集解》由于未明《册府》材料的出处，出现了引文上的失误，《校笺》虽正之，自己却也难免百密一疏，接二连三出现同样的失误，如：

1、《魏志·吕布传》：

（陈）登见太祖，因陈布勇而无计，轻于去就，宜早图之。太祖曰：“布，狼子野心，诚难久养，非卿莫能究其情也。”

《校笺》：《御览》卷七百一十、《册府》卷九百五十二（按：当作卷九三二，讹字。）引“计”字俱作“谋”。

又：《册府》（卷九百五十二）引无“能”字，“情”下有“伪”字。<sup>③</sup>

<sup>①</sup> 同上，第1038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93页。

<sup>③</sup> 同上，第295页。

按：《册府》所引文字同《后汉书·吕布传》完全一致，同《三国志》则差异颇大，《册府》所引为《后汉书》无疑，《校笺》未明《册府》出处，遂致误引。

## 2、《魏志·公孙瓒传》：

刘太守坐事征诣廷尉，瓒为御车，身执徒养。及刘徙日南，瓒具米肉，于北芒上祭先人，举觞祝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日南瘴气，或恐不还，与先人辞于此。”再拜慷慨而起，时见者莫不歔歔。

《校笺》：《御览》、《册府》卷八百零一引“南”下有“多”字。<sup>①</sup>

按：《册府》此条引自《后汉书·公孙瓒传》。《太平御览》则引自《英雄记》。《校笺》若欲出校记，似不如直引《后汉书》为直截了当。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如：

## 3、《南史·王镇恶传》：

镇恶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军在前，镇恶次之，舸留一二人，对舸岸上竖旗安鼓。语所留人曰：“计我将至城，便长严，令如后有大军状。”又分队在后，令烧江津船。

《校勘记》：令如后有大军状，“如”字各本并脱，据《册府元龟》四二一、《太平御览》三一六引《晋书》补。<sup>②</sup>

按：《册府》此条出自《宋书》，《校勘记》直接引《宋书》较好。

## （二）未明《册府》所引材料出处，将一证作二证

在史籍校勘时，由于没有查清《册府》所引材料的出处，在用《册府》作为校勘证据时，有时会出现将《册府》中所引材料和材料的原本出处并列一起作为校勘证据出现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单引《册府》所引的文献即可，不必再将《册府》列出。《册府》只能作为校勘其原本出处的旁证，却不宜和其出处并列出现作为其他史书的校勘证据。

## 1、《魏志·王修传》注引王隐《晋书》：

襄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襄为属，襄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笔已四十年。”乃步担干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令即放遣诸生，一县以为耻。同县管彦，少有才力，未知名，襄独以为当自达，常友爱之；男女各始生，共许为婚。彦果为西夷校尉。

《校笺》：《册府》卷六百“年”下有“矣”字，《晋书·王裒传》同。<sup>③</sup>

又：《晋书》“尉”下有“卒”字，《册府》卷八百五十三引同。<sup>④</sup>

<sup>①</sup> 同上，第325页。

<sup>②</sup> [唐]李延寿：《南史》，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71页。

<sup>③</sup> 《三国志校笺》，第459页。

按：《册府》所引文字同《晋书·王裒传》一致，可断其引自《晋书》，单引《晋书》即可。

类似情况同样出现在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中：

2、《宋书·衡阳文王义季传》：

晋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导之谏，终身不复饮酒…幸可不至此，一门无此酤酒，汝于何得之？

《校勘记》：一门无此酤酒，三朝本、毛本、《元龟》一九六、九一四并作酤酒。北监本、殿本、局本、《南史》、《御览》八四四引、《元龟》二九八作“酤法”。张元济《校勘记》云：“作酒是，作法误。”<sup>②</sup>

按：《册府》所引文字同《南史》一致，可断其引自《南史》，单引《南史》即可。

3、《南史·江夏文献王义恭传》：

公主妃传令，不得朱服；舆不得重捆；郭扇不得雉尾；剑不得鹿卢形；槃盂不得孔雀白氍；夹毂队不得绛袂；平乘诞马不得过二匹；胡伎不得彩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庄面…

《校勘记》：平乘但马不得过二匹，“但马”《宋书·礼志》、《册府元龟》卷二九一并作“诞马”。张元济《南史校勘记》谓“但”、“诞”二字通。<sup>③</sup>

按：《册府》所引文字同《宋书》一致，可断其引自《宋书》，单引《宋书》即可。

以上所举的例子，都是弄错或混淆《册府》的出处，而误用《册府》作为校勘旁证，这虽然不一定影响到校勘的最终结果，却会影响到校勘记的质量，影响到校勘的精确和完善。

### 三、漏引《册府》

《校笺》虽然在使用《册府》的量上超越前人，却并未对《册府》进行涸泽而渔的利用，出现了《册府》和其它文献异文一致，却只引其它文献而漏引《册府》的现象。

1、《魏志·王朗传》：

时帝颇出游猎，或昏夜还宫。

《校笺》：卢弼曰：“一本‘颇’作‘频’。谨案：《御览》卷四百五十三引“颇”作“频”。<sup>④</sup>

<sup>①</sup> 同上。

<sup>②</sup> 《宋书》，第1659页。

<sup>③</sup> 《南史》，第383页。

<sup>④</sup> 《三国志校笺》，第539页。

按：《册府》卷一百〇一引作“文帝频出游猎”。

2、《魏志·臧霸传》注引《魏书》：

从征孙权于濡须口，假节。攻权，为流矢所中，伤左足，力战不顾。

《校笺》：《御览》卷七百四十二引“伤”字作“穿”。<sup>①</sup>

按：《册府》卷四百二十四引“伤”字作“穿”。

3、《蜀志·马超传》注引《山阳公载记》：

超顾坐席，不见羽、飞，见其直也，乃大惊，遂一不复呼备字。

《校笺》：绍兴本“一”作“止”。郝书荀注引同。<sup>②</sup>

按：明本《册府》卷二百九十、宋本《册府》卷八百九十引“一”字作“止”。

4、《吴志·华覈传》：

宝鼎二年，皓更营新宫，制度弘广，饰以珠玉，所费甚多。是时盛夏兴工，农守并废。

《校笺》：《治要》引“工”字作“功”。<sup>③</sup>

按：《册府》卷二百一十八引“工”作“功”。

以上例子中，很多都是单文孤证，如果添上《册府》作为旁证，无疑会使校记更有说服力。

## 四、不明训诂

近些年来，学者在汉语史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大进步，带动了传统的校勘学、训诂学的发展，使我们得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更深的层次上来进行《三国志》的校勘，从而发现前人因不明训诂而产生的误校。

### （一）不明通假

通假字异文在古籍校勘中常常大量出现，如果不仔细加以辨别，就会将训诂问题当作校勘问题来对待，从而在校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魏志·毛玠传》：

臣垂韶执简，累勤取官，职在机近，人事所窳。

《校笺》：《册府》卷六百一十九引“韶”字作“髻”，作“髻”字者是也。

《后汉书·伏湛传》“厉志髻发”。注：“谓童子垂髻也。”陶渊明《桃花源记》“黄发垂髻”，是其证。<sup>④</sup>

<sup>①</sup> 同上，第713页。

<sup>②</sup> 同上，第1294页。

<sup>③</sup> 同上，第2003页。

<sup>④</sup> 同上，第498页。



按：宋本《册府》亦作“髻”。《广韵·萧韵》：“髻，小儿发，俗作韶。”<sup>①</sup>《文选·七命》：“玄韶巷歌，黄发击壤。”李善注：“《埤苍》曰：‘髻，发也。’髻与韶，古字通也。”<sup>②</sup>“韶”、“髻”通假，作哪个都可，不是校勘问题，而是训诂问题。

## 2、(1)《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状》：

吾受国命，来镇此土。昔马文渊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灭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为邪。

《校笺》：绍兴本“为”字作“谓”，《册府》卷三百六十一引同。是。<sup>③</sup>

## (2)《魏志·张郃传》：

郭图曰：“郃计非也。不如攻其本营，势必还，此为不救而自解也。”

《校笺》：《册府》（卷四百二十八）引“为”字作“谓”。<sup>④</sup>

按：“为”、“谓”同音假借。王引之《经传释词》：“家大人曰：为，犹谓也。”黄侃批注：“‘为’，‘谓’之借。”<sup>⑤</sup>

## 3、《魏志·曹爽传》注引《魏末传》：

前遣家人迎粮，于今未反，数日乏匮，当烦见饷，以继旦夕。

《校笺》：册府卷九百五十四引“当”字作“尚”。<sup>⑥</sup>

按：宋本《册府》同明本。“当”、“尚”通假。《三国志异文研究》：“《说文》：‘当，从田尚声。’文献中当每用为常。《列子·天瑞》：‘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杨伯峻《集释》：‘当，读为尚。’《史记·魏公子列传》：‘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魏志·荀攸传》载魏武帝之语曰：‘公达，非常人也，吾得与之计事，天下当何忧哉。’…当皆读为尚。”<sup>⑦</sup>

## （二）不明魏晋时语

### 1、《魏志·张辽传》：

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校笺》：《御览》、《册府》卷三百四十二引“守”字作“攻”，《通典》同。作“攻”字是，案：守合肥者乃张辽，李典、乐进，作“攻”字与下文“城不可拔”义正相承。<sup>⑧</sup>

<sup>①</sup> [宋]陈彭年等：《宋本广韵》，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宋巾箱本，2008年版。

<sup>②</sup> [梁]萧统：《文选》，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1977年版。

<sup>③</sup> 《三国志校笺》，第297页。

<sup>④</sup> 同上，第686页。

<sup>⑤</sup> 黄侃：《经传释词笺识》，见《尔雅音训》，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3页。

<sup>⑥</sup> 《三国志校笺》，第377页。

<sup>⑦</sup> 《三国志异文研究》，第84页。

<sup>⑧</sup> 《三国志校笺》，第685页。

按：《三国志校诂》：“此‘守’乃围攻之谓……《太平御览》卷三百零九改‘守’为‘攻’，昧失其义。”<sup>①</sup>《荀攸传》说“攻守”义见前文。《校笺》不知“守”在汉魏词汇中有“围攻”之义，遂以为作“攻”字是。

2、《魏志·钟会传》裴注引《世语》：

会乃绝宾客，精思十日，平旦入见，至鼓二乃出。

《校笺》：《御览》卷五百九十四、《册府》卷五百五十一引作“至二鼓”。“鼓二”二字应乙。<sup>②</sup>

按：《校笺》不明“鼓二”之义，故以为当乙。“鼓二”为汉魏六朝时语，说见前。

3、《魏志·董昭传》：

贼频攻桥，误有漏失，渚中精锐，非魏之有，将转化为吴矣。

《校笺》：《册府》卷五百三十八引“误”字作“设”，《通志》同。是也。<sup>③</sup>

按：《三国志校诂》：“‘误有漏失’，谓偶然有失误也。‘误’犹言偶然，乃当时口语，本志《管辂传》载辂为清河倪太守刻中雨期，‘倪调辂曰：误中耳，不为神也。’辂曰：‘误中与天期，不亦工乎！’亦其例。《通志》卷一百十五改‘误’为‘设’，殊不知‘误’犹设也。”<sup>④</sup>

4、《魏志·夏侯渊传》注引《魏略》：

子午之役，霸召为前鋒，进至兴势围，安营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

《校笺》：绍兴本、毛本“占”字作“召”。《册府》卷三百九十四引同。<sup>⑤</sup>

按：《〈三国志校诂〉外编》：“‘召’，《太平御览》卷三百三十九作‘占’，正合情理。夏侯霸欲报父仇，故主动要求担任前鋒。‘占’为自愿报名之义，说见本志《三少帝纪》“占募”条。此作“召”，当为形近之讹。”<sup>⑥</sup>

必须承认，使用《册府》来校勘《三国志》，清人取得的成果很少。《校笺》在使用《册府》上较前人有了重大突破，取得不菲的成绩，充分发挥了《册府》作为校勘旁证的价值。而《校笺》的不足则让我们认识到宋本《册府》的价值，更让我们认识到在使用《册府》校勘史籍时判定《册府》引文出处的重要性。

<sup>①</sup> 《三国志校诂》，第113页。

<sup>②</sup> 《三国志校笺》，第1056页。

<sup>③</sup> 同上，第585页。

<sup>④</sup> 《三国志校诂》，第96页。

<sup>⑤</sup> 《三国志校笺》，第371页。

<sup>⑥</sup> 《古文献研究丛稿》，第166页。

## 第四章 《册府》之校勘及异文成因

除了利用《册府》来校勘《三国志》，对《册府》进行校勘也是我们必须要进行的工作。与校勘《三国志》不同的是，对《册府》的校勘是以恢复《册府》原貌为目标，既要使用《三国志》来对《册府》的讹误进行必要的校勘，同时还要考虑保留《册府》自身的原貌。如果能够找到一部分《册府》异文的成因，无疑会有助于认清哪些异文是《册府》的原貌。

### 第一节 《三国志》校《册府》

对《册府》中的《三国志》部分进行校勘，除了《册府》本身的版本对校之外，《三国志》是校勘《册府》的主要依据。《册府》中有大量的讹脱衍倒，只需通过和《三国志》对校即可是正。这里仅略举一些例子。

#### 1、宋本《册府》卷一百三十四《帝王部·念功》：

（丁）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观书传。为人沈毅，颇有才略。明帝太和中，尝佳邨，借人空屋，居其中。

按：《魏志·曹爽传》注引《魏略》“佳”作“住”，显然是形近而讹。明本《册府》“佳”作“家”，可能是因为宋本《册府》作“佳”难解而改字，是明本《册府》新出现的异文。

#### 2、宋本《册府》卷一百九十八《闰位部·务农》：

自顷年已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欲求大定，岂可得哉？

按：《吴志·三嗣主传·孙休传》“浮”下有“船”字，无“船”字则语意不完。

#### 3、宋本《册府》卷三百六十二《将帅部·机略第二》：

诸县大相纠合，围恢军于昆明。时恢众少敌倍，又得亮声息，给谓南人曰：“官军粮尽，欲规退还，吾中间久斥乡里，乃今得旋，不能复北，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南人信之，故围守急缓。

按：《蜀志·董恢传》“又”后有“未”字。从上下文来看，有“未”字为是。

#### 4、宋本《册府》卷三百七十《将帅部·忠》：

盛帝不能奋身出命，为国家并许洛，吞巴蜀，而令吾君与贞盟，不亦辱乎！

按：《魏志·徐盛传》“帝”作“等”，作“帝”不通，显然为误，当以作“等”为是。

5、宋本《册府》卷六百七十二《牧守部·褒宠》:

太祖令曰:“夫有志,必成其事,盖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来,禽奸讨暴,百姓获安,躬蹈矢石,所征辄克。昔寇恂立名于汝、颍,耿弇建策于青、兖,古今一也。”

按:《魏志·吕虔传》“志”前有“其”字,无“其”字语句不顺。

6、宋本《册府》卷七百七十三《总录部·幼敏》:

格言:“始读《诗》、《论语》、《易》本,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

按:《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论”下无“语”字。《三国志校诂》:“《诗》、《论》并称,自是当时习惯,若于‘论’下增‘语’字,反成累赘。《汉书·张禹传》载其献《论语章句》,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读张文。’是‘论’为‘论语’之省称,由来旧矣。”<sup>①</sup>

7、宋本《册府》卷八百二十七《总录部·品藻》:

以太祖之聪明,每有大事,常先咨之荀君,是则古师友之义也。吾等受命而行,犹或不尽,相去顾之不远邪!

按:《魏志·荀彧传》注引《彧别传》“顾”后无“之”字。增“之”字则语句不通。

8、宋本《册府》卷八百三十七《总录部·文章》:

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之俦也。

按:《魏志·王粲传》注引《典略》“及”字作“乃”。

## 第二节 《册府》与《三国志》异文之成因

“类书引用文献的情况极为错综复杂,造成异文的原因多种多样,颇不容易断定,有的也许是所据的版本不同,有的则属于有意无意的改动,包括不经意的偶误,不明原文词义的误改,随意的删节和更动字句等”。<sup>②</sup>《册府》作为类书,产生词汇异文的原因不一而足,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字形的互讹和口语词的替换。

### 一、字形互讹

讹字是异文中最常见的现象,声音相近,字形相似,都会产生讹字。在讹字异文中,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讹文是由于历史上某段时期曾经字形相近,或者某种俗写字形相近而互讹,这些讹文在后世由于脱离了相应的文字环境,就变

<sup>①</sup> 《三国志校诂》,第168页。

<sup>②</sup> 汪维辉:《汉语词汇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9页。

得不那么容易看出致讹的原因来了。如：

### 1、册——闻

《蜀志·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明主，或收功于蜀汉，或册名于伊、洛。丕、备既没，后嗣继统，各受保阿之任，辅翼幼主，不负然诺之诚，亦一国之宗臣，霸王之贤佐也。

宋本《册府》卷八百二十七引“册”作“闻”。

按：《三国志异文研究》：“宋本《三国志》‘册’字或中作二划‘冊’，因而与‘册’、‘闻’形近相讹。”<sup>①</sup>又：“‘册名’即策名委质，是臣服的意思，与前句‘托身明主’语义重沓，与‘收功于蜀汉’义不相当。绍熙本作‘冊名’，‘冊’当是‘闻’字的残讹。‘闻名’，显名也，与‘收功’为对。”<sup>②</sup>

### 2、分——介

《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

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

宋本《册府》卷八百一十一引“分”作“介”。

按：分、介俗写形近易混，古人早已发明其例。王念孙《读管子杂志》“四分”条：“《广韵》云：‘介，俗作分。’形与‘分’相似，因讹作‘分’。”又《读淮南子杂志》“分分”条小注：“介，本作𠂔，分，俗作𠂔，二形相似，故传写多讹。庄三十年《谷梁传》：‘燕，周之分子也’，《释文》：‘分，本或作介。’《周官·内宰注》：‘叙，介次也。’《释文》：‘介，或作分，非。’《大宗伯注》：‘雉取其守介而死’，《释文》：‘介，或作分。’《庄子·庚桑楚篇》‘介而离山’，《释文》：‘介，一本作分。’《春秋繁露·立元神篇》‘介障险阻’，‘介’讹作‘分’，皆其证也。

### 3、循——脩

《吴志·刘繇传》：

州辟部济南，济南相中常侍子，贪秽不循，繇奏免之。

宋本《册府》卷七百一十九引“循”作“脩”

按：古籍中循、修二字往往相混，具体是哪一个字要根据上下文来判定。《读书杂志余编·楚辞》“犹可得而脩也”条小注：“《系辞传》‘损，德之脩也。’《释文》曰：‘脩，马作循。’《庄子·大宗师篇》‘以德爲循’，《释文》：‘循，本亦作脩。’《史记·历书》‘朕唯未能循明也’，《汉志》‘循’作‘脩’，《商君传》‘汤武不循古而王’，《索隐》曰：‘《商君书》作脩古。’汉《北海相景君碑阴》：‘故脩行都昌台邱暹。’《金石录》曰：‘案：《后汉书·百官志注》

<sup>①</sup> 《三国志异文研究》，第52页。

<sup>②</sup> 同上，第52页。

河南尹官属，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晋书·职官志》州县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阴载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汉及晋碑数有之，亦与此碑阴所书同，岂循、脩字画相近，遂致讹谬邪？’《隶续》：‘循、脩二字，隶法只争一画，书碑者好奇，所以从省借用。’”吴金华先生说：“‘循’、‘脩’二字常相乱，此文当以‘不脩’为是。‘不脩’，性行贪鄙，不能奉法之谓。”<sup>①</sup>

#### 4、牙——互

《吴志·周鲂传》：

若因是际而骚动此民，一旦可得便会，然要恃外援，表里机互，不尔以往，无所成也。

宋本《册府》卷四百一十一引“互”作“牙”。

按：《广韵·暮韵》：“互，差互，俗作𠂔。”“𠂔”、“牙”字形极近，故易相讹。《蜀志·姜维传》：“不可以事有差互，而抑谓不然。”吴金华先生云“牙”当作“𠂔”。<sup>②</sup>

## 二、替换口语词

汪维辉在《唐宋类书好改前代口语》一文中说：“唐宋时期所编的不少类书在引用古籍时往往好改前代口语，或是把原本比较口语化的词语和说法换成意思相近但较文较雅的词语和说法，或以唐宋时期常用的词语替换前代口语词，有时还因不明前代口语而误改。”<sup>③</sup>《册府》与《三国志》的一些异文正是如此。

#### 1、我——吾

汪维辉说：“刘宋时期第一人称代词在口语里应该已经统一为‘我’，但在书面语中‘吾’也在使用，《世说》中‘我’和‘吾’的出现次数是 167：58（此据张永言[1992]统计），反映了这一大势。改‘我’作‘吾’显然是为了求雅。”<sup>④</sup>据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第一人称代词在东汉已经“我”化。<sup>⑤</sup>改“吾”为“我”，在《册府》与《三国志》异文中可以找到以下三例，可以说有力地证明了汪维辉的论点。

（1）《蜀志·先主传》注引《献帝起居注》：

服曰：“今京师岂有所任乎？”承曰：“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是我腹心办事者。”遂定计。

按：宋本《册府》卷一百八十二引“我”作“吾”。

（2）《吴志·孙皎传》：

<sup>①</sup> 《三国志校诂》，第 241 页。

<sup>②</sup> 同上，第 224 页。

<sup>③</sup> 《汉语词汇史新探》，第 149 页。

<sup>④</sup> 同上，第 158 页。

<sup>⑤</sup> 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13 页。

我亲爱之，卿疏憎之；卿所为每与吾违，其可久乎？

按：宋本《册府》卷四百五十六引“我”作“吾”。

(3)《吴志·孙休传》注引《襄阳记》：

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耳。

按：宋本《册府》卷八百一十二作“我”作“吾”。

## 2、到——至

汪维辉说：“‘至’和‘到’在魏晋南北朝是一对文白同义词，当时在口语里应该是说‘到’的。尽管《世说》中‘到’字用得不多（仅8例），绝大多数还是用‘至’（201）次，但本例原文作‘到’，正是用的口语词，改作‘至’就成了文言词。”<sup>①</sup>

(1)《吴志·全琮传》：

七年，权到皖，使琮与辅国将军陆逊击曹休，破之于石亭。

按：宋本《册府》卷三百四十三引“到”作“至”。

(2)《吴志·潘璋传》：

权征关羽，璋与朱然断羽走道，到临沮，住夹石。

按：宋本《册府》卷三百四十三引“到”作“至”。

值得注意的是，在《册府》与《三国志》异文中，出现了《三国志》作“至”而《册府》作“到”的相反的例子：

《魏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所在清如冰雪，妻子希至官省；举善而教，恕以待人，不好狱讼，与下无忌。

按：宋本《册府》卷六百七十九引“至”作“到”。

这让我们想到，是否替换口语词并不仅仅发生在类书中，而是在《三国志》本身的传写中也有所出现呢？

## 3、是——为

王力《汉语史稿》：“汉语系词的真正产生，大约在公元一世纪前后，即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在王充《论衡》里已经有不少是字是当系词用的。”“但是，系辞在判断句中起经常作用，系词在口语里完全代替了上古的判断句，仍是中古时期的事。”<sup>②</sup>很明显，“是”是一个口语词，而“为”是文言词，此处是改换口语词。

《蜀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

先主明旦自来至云营围视昨战处，曰：“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sup>①</sup> 王力：《汉语词汇史新探》，第157页。

<sup>②</sup> 王力：《汉语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

按：宋本《册府》卷三百六十二引“是”作“为”。很明显，“是”是一个口语词，而“为”是文言词，此处是改换口语词。

《册府》有待校正的地方还很多，本文只是略举数例。第二节之所以讨论《册府》异文的成因，是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校勘《三国志》和《册府》，特别是“替换口语词”这一成因，无疑会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册府》的原貌。



## 第五章 《册府》避讳研究

古人在言谈和书写时要避免君父尊亲的名字，是为避讳。避讳之法，一般或取同义或同音字以代本字，或用原字而省缺笔划。避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至深至远，研究避讳，有着文化史、汉语史、古籍整理等多层面的意义。避讳在宋代蔚为大国，“宋时避讳之风最盛”，<sup>①</sup>这种避讳的风气也影响到了宋代刊行的书籍，《册府》也不例外。本章对《册府》所引《三国志》避讳的诸多方式加以总结描述，并从校勘角度讨论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避讳现象。

### 第一节 《册府》避讳描述

避讳在宋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宋朝所规定的避讳字虽然很多，却又不立讳训，即不规定替代字。具体场合如何避讳，使用什么字，并无定准。”<sup>②</sup>这就使一些字往往有数种避讳方式，甚至一字所避嫌名达五十五字之多，被陈垣先生称之为“此实空前绝后之例”。<sup>③</sup>《册府》中的避讳虽然没有那么夸张，却也有自身的复杂之处。今存宋本《册府》中的避讳大体有三种情况：一、避唐讳。《册府》作为一部类书，材料来源复杂，其中既有唐代的类书，有些材料也可能直接来自唐代的写本，《册府》中相应地便存留了一些唐代避讳的痕迹。二、避编纂《册府》时的宋讳。《册府》成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自然要避真宗时的时讳。三、避刊刻《册府》时的宋讳。《册府》初刻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然此刻本今已不存，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中华书局影印的《宋本册府元龟》所根据的两个本子都是南宋时的蜀刻本，这两种刻本在刊刻时，也加入了时讳。

#### 一、避唐讳

##### 1、虎——纷

唐高祖李渊之父名虎，故避“虎”字。

如宋本《册府》卷六百九十一《牧守部·智略》：

今天弃曹氏，丧诛累见，纷争之际而幼童莅事。

按：《吴志·吴主传》注引《汉晋春秋》“纷”作“虎”。

##### 2、民——人

唐太宗名世民，故避“民”字。

如宋本《册府》卷七百七十《总录部·自述第二》：

<sup>①</sup> 陈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史讳举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sup>②</sup> 王建：《中国古代避讳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页。

<sup>③</sup>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史讳举例》，第299页。

自我大汉，应天顺人，政治之隆，皓若阳春。

《蜀志·郤正传》引“人”作“民”。

### 3、治——理

唐高宗名治，故避“治”字。

如宋本《册府》卷五百三十九《谏诤部·直谏》：

伏惟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理，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所谓善理者，务俭约，重民力也。

按：《魏志·杨阜传》“理”作“治”。

## 二、避宋讳

### 1、匡

宋太祖名匡胤，故避“匡”、“筐”。

#### (1) 匡——正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八十二《台省部·朋附》：

蜀樊建为侍中守尚书令，自诸葛瞻、董厥统事，姜维常征伐在外，宦人黄皓窃弄机柄，咸共将护，无能矫正。

按：《蜀志·诸葛亮传》“矫正”作“匡矫”。

#### (2) 匡——规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六十《台省部·正直》：

又毛玠、徐奕以刚蹇少党而为西曹掾丁仪所不善，仪屡言其短，赖阶左右以自保全，其将顺规救，多此类也。

按：《魏志·桓阶传》“规”作“匡”。

#### (3) 匡——佐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六十《台省部·正直》：

后主渐长大，爱宦人黄皓，皓便僻佞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则正色佐主，下则数责于皓。

按：《蜀志·董允传》“佐”作“匡”。

#### (4) 匡——辅

如宋本《册府》卷七百七十八《总录部·高尚》：

臣闻传说发梦，以感殷宗，吕尚启兆，以动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圣主，用能辅佐帝业，克成大勋。

按：《魏志·管宁传》注引《傅子》“辅”作“匡”。

#### (5) 匡——致

如宋本《册府》卷五百二十六《谏诤部·规谏第三》：

夫拓迹垂统，必俟<sub>レ</sub>圣明，辅世致治，亦须良佐，用能庶绩其凝而品物康乂也。

按：《魏志·高堂隆传》“致”作“匡”。

#### (6) 匡——营

如宋本《册府》卷五百三十八《谏诤部·规谏第五》：

间得密表，先陈往古明王圣主以讽<sub>レ</sub>闇政，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营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

按：《魏志·杨阜传》“营”作“匡”。

#### (7) 匡——改

如宋本《册府》卷六百九十六《牧守部·抑豪强》：

前太守尹奉等循故而已，无所改革。慈到，抑挫权右，抚恤贫羸，甚得其理。

按：《魏志·仓慈传》“改”作“匡”。

#### (8) 匡——康

如宋本《册府》卷七百六十五《总录部·攀附》：

太祖始迎献帝都许，俨谓钦曰：“曹镇东应期命世，必能康济华夏，吾知归矣。”

按：《魏志·赵俨传》“康”作“匡”。

#### (9) 筐——箱

如宋本《册府》卷七百七十《总录部·自述第二》：

夫人心不同，实若其面，子虽光丽，既美且艳，管闾箱举，守厥所见，未可以言八紘之形埒，信万事之精练也。

按：《蜀志·郤正传》“箱”作“筐”。

### 2、胤——裔

宋太祖名匡胤，故避“胤”字。

如宋本《册府》卷三百六十二《将帅部·机略第二》：

晋巴东监军徐裔率水军诣建平，荆州刺史杨肇至西陵。

按：《吴志·陆抗传》“裔”作“胤”。

### 3、玄

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故避“玄”字。

#### (1) 玄：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八百一十六《总录部·训子》：

欲使汝曹立身行己，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为名，欲使汝曹顾名思义，不敢违越也。

(2) 弦：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八百四十六《总录部·善射》：

从太祖出猎，有三鹿走过前，太祖命英射之，三发三中，皆应弦而倒。

(3) 泫：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七百七十八《总录部·高尚》：

宁少而丧母，不识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

4、朗：缺笔

宋太祖赵匡胤始祖名玄朗，故避“朗”字。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八十二《台省部·朋附》：

时帝不豫，欲以燕王宇为大将军，及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共辅政。

5、敬

宋太祖赵匡胤祖父名敬，故避“敬”字。

(1) 敬：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八十二《台省部·阿附》：

又其意轻贵，多所忽略，虽与何晏、邓颺等同位，而皆少之，唯以势屈于爽，爽亦敬之，言无不从。

(2) 敬——正

如宋本《册府》卷八百〇五《总录部·高洁》：

吴刘基字敬舆，年十四，居父繇丧尽礼，故吏馈饷，皆无所受。

按：《吴志·刘繇传》“敬”作“正”。

(3) 敬——严

如宋本《册府》卷六百二十七《环卫部·忠节》：

魏崔琰为中尉，声姿高畅，有威重，朝士瞻望，太祖亦严惮焉。

按：《魏志·崔琰传》“严”作“敬”。

6、竟：缺末笔

宋太祖赵匡胤祖父名敬，故避“敬”的同音字“竟”。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一十《将帅部·间谍》：

虽尚视息，忧惕焦灼，未知躯命，竟在何时。

7、弘：缺末笔

宋太祖赵匡胤父名弘殷，故避“弘”字。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一十《将帅部·间谍》：

今年六月末，奉闻吉日，龙兴践阼，恢弘大猷，整理天纲，将使遗民睹见定主。

## 8、殷

宋太祖赵匡胤父名弘殷，故避“殷”字。

### (1) 殷：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五百二十六《谏诤部·规谏第三》：

诚令复除足以怀远人，良宰足以宣德泽，阡陌咸修，四民殷<sub>下</sub>炽，必复过于曩时而富于平日矣。

### (2) 殷——商

如宋本《册府》卷五百九十九《学校部·侍讲》：

而夏有《连山》，商有《归藏》，周曰《易》，《易》之书，其故何也？

按：《魏志·三少帝纪·高贵乡公纪》引“商”作“殷”。

## 9、炯——警

宋太宗名炅，故避“炅”的同音字“炯”。

如宋本《册府》卷八百一十六《总录部·训子》：

虽刑于鈇钺，大为警<sub>下</sub>戒，然所污染，固以众矣。

按：《魏志·王昶传》“警”作“炯”。

## 10、义——美

宋太宗原名匡义，故避“义”字。

如宋本《册府》卷一百八十九《闰位部·奉先》：

讨逆平定江外，建立大业，宜有纪颂，以昭公美<sub>下</sub>。

按：《吴志·张紘传》注引《吴书》“美”作“义”。

## 11、恒——常

宋真宗名恒，故避“恒”字。

如宋本《册府》卷八百一十二《总录部·富》：

汝父常<sub>下</sub>称太史公言：“江陵千树橘，当封君家。”

按：《吴志·三嗣主传·孙休传》注引《襄阳记》“常”作“恒”。

## 12、贞

宋仁宗名祯，故避“贞”、“侦”、“桢”。

### (1) 贞：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四百五十七《台省部·选任》：

侍中毓稟性贞<sub>下</sub>固，心平体正，可谓诚明有功，不懈于位者也。

### (2) 侦：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三百六十二《将帅部·机略第二》：

魏将司马宣王率二十万众拒亮，而与延军错道，径至前，当亮六十里所。

侦<sub>下</sub>候白宣王说亮在城中，兵少力弱。

(3) 桢: 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八百二十七《总录部·品藻第二》:

然君子不责备于一人, 譬之朱漆, 虽无桢干, 其为光泽亦壮观也。

13、慎

宋孝宗名昚, “昚”同“慎”, 故避。

(1) 慎: 缺末笔

如宋本《册府》卷五百二十六《谏诤部·规谏第三》:

舜戒禹曰“邻哉邻哉”, 言慎所近也。

以上所举宋讳中, 第11例“恒”字为宋真宗讳, 自此之前均为避《册府》编纂时之讳, 自第12例“贞”字起, 如“真”、“慎”, 则为宋真宗以后之讳, 可见《册府》刊刻时确实又有新增加的时讳。在《册府》中的《三国志》部分, 这种新增加的时讳并不多。

## 第二节 “崩”字避讳研究

上节所举均为《册府》所引《三国志》中比较普通的避讳方式, 在《册府》所引《三国志》中,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特殊的避讳方式, 即避恶讳“崩”字。通过对“崩”字进行避讳个案研究, 不仅有助于加深对《册府》各个版本特点的认识, 对《册府》的整理以及相关史书的整理, 由此扩展到一般宋本古籍的整理, 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下文将尝试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探讨。

### 一、《册府》中“崩”字的避讳方式

宋代讳“崩”字, 在文献中有相关记载, 如:

1、《孙公谈圃》卷上:

苏洵明允作《权书》, 永叔(欧阳修)大奇之, 为改书中所用“崩”、“乱”十余字, 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2、《经史避名汇考》卷四十六引《兴化旧志》:

(宋)徽宗大观二年, 兴化黄泳字宋永, 应童子科。上摘《毛诗》“如南山之寿”句以发诵, 泳应声曰:“不騫不坠。”上以“崩”字为问, 对曰:“诗人之言, 不识忌讳, 臣安敢复道?”上大喜。明年, 赐五经及第, 后为鄂州别驾。”<sup>①</sup>

上面所引的文字涉及到一种较为特殊的避讳现象, 即避讳不仅限于名讳, 国讳, 家讳, 甚至延及到一些有负面意义的字, 而“崩”字因为具有帝王的死这一

<sup>①</sup> 此两条引自王彦坤:《历代避讳字汇典》,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8页。

不太吉利的意义，也在被避讳之列。在《册府》中的《三国志》部分，对“崩”字的避讳具有比较突出的特点：避讳方式最多，据笔者统计，仅以各个版本《册府》中所引《三国志》部分为例，即有十六种之多。

#### 1、崩——离

宋本《册府》卷一百六十三《帝王部·招怀》：

往者季汉分离，九土颠覆，刘备、孙权乘间作祸，三祖绥宁中夏，日不暇给，遂使遗寇譖逆历世。

按：《魏志·三少帝纪·陈留王奂纪》“分离”作“分崩”。

#### 2、崩——殒

明本《册府》卷一百八十一《帝王部·疑忌》：

初，霸遣别军在洛，会太祖殒，霸所部及青州兵以为天下将乱，皆鸣鼓擅去。

按：《魏志·臧霸传》注引《魏略》“殒”作“崩”。

#### 3、崩——摧

宋本《册府》卷一百九十五《闰位部·惠民》：

十三年八月，丹阳、句容及故鄣、宁国诸山摧，鸿水溢，诏原逋债，给贷种食。

按：《吴书·吴主传》“摧”作“崩”。

#### 4、崩——颓

宋本《册府》卷三百九十九《将帅部·固守》：

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颓坏，众皆失色。

按：《魏志·满宠传》“颓坏”作“崩坏”。

#### 5、崩——丧

明本《册府》卷四百〇二《将帅部·识略》：

东主初丧，帝实幼弱，太傅受付托之重，亦何容易。

按：《蜀志·张嶷传》“丧”作“崩”。

#### 6、崩——裂

宋本《册府》卷四百一十一《将帅部·间谍》：

天纲弛绝，四海分裂，群生憔悴，士人播越。异寇所加，邑无居民。风尘烟火，往往而处。自三代以来，大乱之极，未有若今时者也。

按：《吴志·胡综传》“分裂”作“分崩”。

#### 7、崩——终

宋本《册府》卷四百一十三《将帅部·荐贤》：

先帝创业未半，中道而终，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

也。

按：《蜀志·诸葛亮传》“中道而终”作“中道崩殂”。

#### 8、崩——奔

明本《册府》卷四百七十《台省部·奏议》：

贼之为寇，几六十年，君臣伪立，吉凶同患，若恪<sub>恪</sub>其弊，天去其疾，奔<sub>奔</sub>溃之应，不可卒待。

按：《魏志·傅嘏传》注引司马彪《战略》“奔溃”作“崩溃”。

#### 9、崩——大渐

宋本《册府》卷四百八十二《台省部·朋附》：

帝独召爽与放、资俱受诏命，遂免宇、猷、肇、朗官，太尉亦至，登床受诏，遂<sub>遂</sub>大渐。

按：《魏志·刘放传》“大渐”作“崩”。

#### 10、崩——分

宋本《册府》卷五百二十六《谏诤部·规谏第三》：

臣恐边寇非六国之敌，而世不乏才，土<sub>土</sub>分之势，此不可不察也。

按：《魏志·刘廙传》“土分”作“土崩”。

#### 11、崩——山陵

宋本《册府》卷五百三十八《谏诤部·直谏第五》：

阜上疏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山<sub>山</sub>陵，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备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

按：《魏志·杨阜传》“山陵”作“崩”。

#### 12、崩——隳

宋本《册府》卷五百四十八《谏诤部·遗谏》：

且当六国之时，天下殷炽，秦既兼之，不修圣道，乃构阿房之宫，筑长城之守，矜夸中国，威服百蛮，天下震竦，道路以目。自谓本枝百叶，永垂洪晖，岂寤二世而灭，社稷隳<sub>隳</sub>圯。

按：《魏志·高堂隆传》“隳”作“崩”。

#### 13、崩——晏驾

宋本《册府》卷六百九十三《牧守部·武功》：

太祖晏<sub>晏</sub>驾，西平鞠演叛，称护羌校尉。则勒兵讨之，演恐，乞降。

按：《魏志·苏则传》“晏驾”作“崩”。

#### 14、崩——坏

宋本《册府》卷七百二十《幕府部·谋画》：

毛玠为太祖治中从事，语太祖曰：今天下分<sub>分</sub>坏，国主迁移，生民废业，



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

按：《魏志·毛玠传》“分坏”作“分崩”。

#### 15、崩——厌世

宋本《册府》卷八百九十五《总录部·运命》：

杨阜为武都太守，文帝问侍中刘晔等：“武都太守何如人也？”皆称阜有公辅之节。未及用，会帝厌世。

按：《魏志·杨阜传》“厌世”作“崩”。

#### 16、崩——溃

宋本《册府》卷九百四十一《总录部·殃报》：

后治病方差，而引镜自照，见吉在镜中，顾而弗见。如是再三，因扑镜大叫，创皆溃裂，须臾而死。

按：《吴志·孙策传》注引《搜神记》“溃裂”作“崩裂”。

以上所举，只是“崩”字众多改字形式中的一部分，“崩”字的其他避讳形式尚有直接剔除“崩”字、完全替换带“崩”的词汇或者句子、段落等。

## 二、“崩”字避讳与《册府》版本

通过比较《册府》宋本、明本、四库本三个版本对“崩”字的避讳情况，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1、宋本《册府》中对于“崩”字的避讳非常严格，基本体现了《册府》的原貌。虽然仍有个别出现“崩”字的情况，相对于《册府》庞大的篇幅来说，这种情况的数量非常之少，所以并不能影响《册府》讳“崩”字这一基本的事实。

2、明本、四库本基本保留了宋本《册府》对“崩”字避讳的原貌。如宋本《册府》卷一百七十四《帝王部·修废》：

昔汉高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隳颓，童儿牧竖，践踏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

按：“隳颓”，《魏志·明帝纪》注引《魏书》载戊子诏作“崩颓”，而四库本、明本《册府》均作“隳颓”。

而宋本《册府》漏避的痕迹，也保留在了明本和四库本中，如宋本《册府》卷七百九十六《总录部·先见第二》：

卢植为尚书，灵帝崩，大将军何进谋诛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惧太后。

这里的“崩”字，明本、四库本亦均未避讳，这说明了明本、四库本的底本虽然不是直接从宋本，而是从抄本而来，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存留着宋本的原貌。

3、通过比较可以发现，宋本《册府》中有些本来避讳，在明本和四库本中则被改回。如宋本《册府》卷九百九十《总录部·备御第三》：

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分，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

按：“土分”，明本、四库本均作“土崩”。

又宋本《册府》卷七百七十《总录部·自述第二》：

于斯已降，天网纵，人絃弛，王涂坏，太极阤，君臣土分，上下瓦解。

按：“土分”，四库本作“土崩”，而明本则仍作“土分”。这说明明本虽然对原文校改而失去《册府》原貌之处，数量却较四库本为少。

4、有宋本、四库本均未避讳，而明本则加以避讳的情况，如《册府》卷一百七十一《帝王部·求旧》：

杨修字德祖，坐与陈留王交游，为太祖所杀，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

按：宋本、四库本“薨”字均作“崩”，明本作“薨”，与《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一致。

### 三、“崩”字避讳与《册府》校勘

从上两节所举可知，《册府》中避讳“崩”字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了解这一事实，并了解《册府》中避讳“崩”字的基本方法，可以使我们在对《册府》进行校勘时避免一些不该犯的错误。如：

1、凤凰本《册府》卷九百九十《总录部·备御第三》：

而今异类瓦解，同种土分，老幼系虏，丁壮降散，禽离兽迸，不能相一。

凤凰本《校勘记》：原作崩，据宋本改。<sup>①</sup>

2、凤凰本《册府》卷九百〇六《总录部·禳厌》：

藻还，如其言，母亦扶病而出。家人既集，堂屋五间立然而崩。

凤凰本《校勘记》：崩字，宋本作坏。<sup>②</sup>

3、凤凰本《册府》卷八百六十《总录部·相术》：

文帝黄初七年，年四十，病困，谓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谓昼夜也，吾其决矣。”顷之果崩。

凤凰本《校勘记》：果崩，宋本作果终。<sup>③</sup>

4、凤凰本《册府》卷四十《帝王部·文学》：

汉祖因土摧之势，仗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

凤凰本《校勘记》：摧，《三国志·三少帝纪》裴松之注作“崩”。<sup>④</sup>

<sup>①</sup> [宋]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71页。

<sup>②</sup> 同上，第10537页。

<sup>③</sup> 同上，第10030页。

<sup>④</sup> 同上，第436页。

古籍校勘以恢复古籍原貌为目标，而讳“崩”字正是《册府》的原貌，在校勘时，只需要依照凤凰本《册府》前面的《校点说明》“宋人避讳字予以保留”的体例处理即可。凤凰本《册府》的校勘者并不了解避“崩”字是《册府》的原貌，在面对涉及“崩”字的校勘问题时，采取了矛盾的处理方式，在第1例里，直接将“崩”改为“分”字，这符合《册府》的原貌，而在第2、3例的“坏”、“终”却只是出了校记，在第4例中，更是将“崩”的避讳方式之一“摧”字当作普通异文来对待，反以为《册府》有误，以《三国志》来校勘《册府》。第2、3、4例的正确处理方式是：保留《册府》“崩”字的避讳，这样才更接近《册府》的原貌，也更符合校勘的原则。

#### 四、“崩”字避讳与史籍校勘

同对《册府》的校勘相反，用《册府》来校勘史籍是以尽量恢复相应史籍的原貌为目标，应尽量避免将带有《册府》自身标志的异文比如避讳性异文当作一般性的异文来处理。“崩”字作为较易忽略的避讳字，作为异文出现时，在校勘时应特别加以注意。以下略举两例来说明：

##### 1、《宋书·周朗传》：

近所功赏，人知其浓，然似颇谬虚实，怨怒实众。垂臂而反唇者，往往为部，耦语而缺望者，处处成群。凡武人意气，特易崩沮，设一旦有变，则向之怨者皆为敌也。

校勘记：“崩”，《元龟》五二九作“摧”。<sup>①</sup>

按：“摧”字很明显是《册府》的讳字，《宋书》作“崩”无误，无需出校记。

##### 2、《宋书·庐陵孝献王义真传》：

前庐陵王灵枢在远，国封堕替，感惟摧恻，情若贯割。王体自至极，地戚属尊，岂可令情礼永沦，终始无寄。可追复先封，特遣奉迎，并孙修华、谢妃一时俱还。

《校勘记》：“摧”各本并作“拱”。“拱恻”义不可通，今据《元龟》二九五改。<sup>②</sup>

这则校勘记无误，之所以在这里提出来，是因为涉及到了《册府》以及“崩”的避讳形式之一“摧”字。我们知道，《册府》里很多“摧”字都是“崩”字的避讳改字，那么这个“摧”也有可能是“崩”的避讳改字。而“崩恻”这个词，也确实可以在古籍中找到用例，如《北史·邵惠公显传》<sup>③</sup>：

四姑即蒙礼送，平安入境，以今月十八日于河东拜见，遥奉颜色，崩恻

<sup>①</sup> 《宋书》，第2107页。

<sup>②</sup> 同上，第1657页。

<sup>③</sup> [唐]李延寿：《北史》，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

肝肠，但离绝多年，存亡阻隔，相见之始，口不忍言。

当然，“摧恸”这个词在文献中也很常见，《宋书》作“摧恸”亦无问题。但它给我们一定的启发，就是在处理类似的校勘问题时，需要对和“崩”字有关的避讳字加以特别的注意。

《册府》与《三国志》异文中，与“崩”字有关的很多，这促使我们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并且认定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避讳方式：避恶讳。通过对这一避讳现象进行研究，我们可以对《册府》各个版本的关系得出较为清晰的认识，并得以纠正一些与“崩”字有关的校勘失误。

## 余论

《册府》中的异文研究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里面有很多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

《册府》中《三国志》异文的研究既是这个庞大工程的一部分，也是整个《三国志》研究工程的一部分。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研究这些异文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从事古籍整理和校勘。

由于对《册府》作为类书的特殊性重视不足，一些学者、一些学术著作在利用《册府》校勘《三国志》时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误校、弄错《册府》引文出处、不明《册府》讳例等，本文所指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还有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发现和纠正。尤其是当前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正进行得如火如荼，对于那些要用到《册府》的各史，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注意和深省。

《册府》中值得研究处甚多，宋本《册府》中有着大量俗字，是俗字研究的好材料，而《册府》中当时编者所加的小注，也有研究价值。由于时间和精力所限，笔者只能将精力重点放在《册府》的几个刻本上，对大量现存的《册府》的众多抄本只能望洋兴叹。由于宋本《册府》只是残本，残缺的部分已无从得见，这些抄本是否较明本更多地保存了宋本《册府》的面貌，是否较明刻本为优，这些都只能留待日后再加研究。对笔者已经收集并且研究的异文来说，其中也存在大量的难点，由于笔者的学识有限，只能将其中相对确定可信的异文列入论文，而对很多难点，则只能搁置存疑。另外，凤凰本《册府》点校粗疏，其中也有大量问题存在，本文只附带指出了一小点，并没有列出专节来研究，这也是本文的遗憾之一。以上所举，既是本文的缺点，也是笔者将来加以改进的重点。

## 参考文献

- [1]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 [2]王钦若. 册府元龟[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台湾, 商务印书馆, 1983.
- [3]王钦若. 宋本册府元龟[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9.
- [4]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 [5]刘乃和. 册府元龟新探[M]. 郑州. 中州书画社, 1983.
- [6]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7]梁章钜. 三国志旁证[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0.
- [8]卢弼. 三国志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影印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1982.
- [9]张元济. 三国志校勘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0]吴金华. 三国志校诂[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0.
- [11]吴金华. 三国志丛考[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 [12]赵幼文. 三国志校笺[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1.
- [13]苏杰. 三国志异文研究[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 [14]王弼, 韩康伯, 孔颖达. 周易正义[M].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1980.
- [15]郑玄, 贾公彦. 周礼正义[M].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1980.
- [16]杜预, 孔颖达. 左传正义[M].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1980.
- [17]何晏, 邢昺. 论语注疏[M].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1980.
- [18]郭璞, 邢昺. 尔雅注疏[M]. 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本, 1980.
- [19]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0]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中华书局影印通志堂经解本, 1983.
- [21]王念孙. 读书杂志[M].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王氏家刻本, 1985.
- [22]王引之. 经义述闻[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高邮王氏家刻本, 2000.
- [23]许慎. 说文解字[M]. 中华书局影印本, 2003.
- [24]徐锴. 说文系传[M].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8.
- [25]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经韵楼本, 1988.
- [26]朱骏声. 说文通训定声[M]. 中华书局影印临啸阁本, 1984.
- [27]王筠. 说文句读[M].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8.
- [28]朱珔. 说文假借义证[M].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二十一年嘉树山房本.
- [29]马叙伦. 说文解字六书疏证[M]. 上海. 上海书店影印1957年科学出版社本, 1985.
- [30]陈彭年等. 宋本广韵[M]. 江苏教育出版社影印宋巾箱本, 2008.
- [31]丁度等. 宋本集韵[M]. 中华书局影印宋本, 1989.

- [32]王念孙. 广雅疏证[M]. 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王氏家刻本, 1984.
- [33]黄侃. 经传释词笺识[M]. 见尔雅音训,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34]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35]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36]范曄.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7]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8]房玄龄等.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 [39]令狐德棻. 周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1.
- [40]李延寿. 北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1]刘昫等.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 [42]刘向. 战国策[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 [43]朱右曾. 逸周书集训校释[M].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清光绪三年湖北崇文书局本.
- [44]常璩. 华阳国志[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 [45]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5.
- [46]萧常. 续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 [47]郝经. 续后汉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8.
- [唐]杜佑. 北宋版通典[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48]马端临. 文献通考[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 [49]郑樵. 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50]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1]纪昀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 中华书局影印本, 1965.
- [52]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53]王先谦. 荀子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 [54]王利器. 吕氏春秋注疏[M]. 成都. 巴蜀书社, 2002.
- [55]余嘉锡. 世说新语笺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 [56]黄汝成. 日知录集释[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57]道宣. 广弘明集[M]. 四部丛刊影印明汪道昆本.
- [58]欧阳询. 艺文类聚[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59]赵蕤. 长短经[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7.
- [60]萧统. 文选[M]. 中华书局影印清胡克家本, 1977.
- [61]刘清之. 戒子通录[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62]马王堆汉墓帛书[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63]周绍良、赵超.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 [64]辞源. 北京. 商务印书馆[M]. 2009.
- [65]陈建宪. 中国洪水神话的类型与分布—对433篇异文的初步宏观分析[J]. 民间文学论坛, 1996年第3期.
- [66]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 [67]陈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 [68]陈垣.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陈垣卷·史讳举例[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 [69]冯惠民. 宋刻残本册府元龟琐议[J]. 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1期.
- [70]胡道静. 中国古代典籍十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 [71]黄沛荣. 古籍异文析论[J]. 台湾. 汉学研究, 第18卷第2期.
- [72]潘重规. 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M]. 香港. 新亚研究所, 1970.
- [73]裘锡圭. 文字学概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8.
- [74]孙良明. 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4.
- [75]汪维辉. 汉语词汇史新探[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76]王建. 中国古代避讳史[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2.
- [77]王力. 古代汉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 [78]王彦坤. 历代避讳字汇典[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7.
- [79]吴金华. 古文献整理与古汉语研究[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 [80]朱承平. 异文类语料的鉴别与应用[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5.
- [81]曾良. 俗字及古籍文字通例研究[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6.



附录

清代至民国利用《册府》校勘《三国志》成果表

| 卷数 | 《三国志》                             | 何焯校语                  | 殿本校勘记校语                 | 卢弼校语   |
|----|-----------------------------------|-----------------------|-------------------------|--|
| 三  | 裴注引《魏略》：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贯           |                       |                         | 《册府》“举”作“则”。                                     |
| 三  | 裴注引《魏略》：是以投躯没身，冒昧以闻。              |                       |                         | 《册府》“身”作“命”。                                     |
| 五  | 裴注引《魏略》：及邺城破，绍妻及后共坐（室）[皇]堂上。      | 宋本作“皇“，《册府》、元板同。      | 宋本“室”作“皇”。              | 宋本“室”作“皇”。                                       |
| 六  | 裴注引《献帝起居注》：我有吕布之功。                | “讨”字从《册府》增。           | 《册府》“我有”下多“讨”字。         | 《册府元龟》“吕”上有“讨”字。                                 |
| 六  | 裴注引《先贤行状》：自卿文荣耳。                  | 卢弼：《册府元龟》亦作“子”，何焯校改同。 |                         | 卢明楷曰：上正文云“配兄子荣”，此“文”字疑为“子”字之讹。《册府元龟》亦作“子”，何焯校改同。 |
| 八  | 裴注引《魏书》：奔驰赴难，军旅行成。                | 从《册府》乙。               | 《册府》作“军旅成行”。            | 《册府》作“成行”。                                       |
| 十一 | 裴注引《原别传》：当以书相（分）[介]……非若交游待（分）[介]。 | 二“介”字俱从《册府》改。         | 臣明楷按：“分”字于文义晦，《册府》作“介”。 | 《官本考证》卢明楷曰：“分”字于文义晦，《册府元龟》作“介”。                  |
| 十一 | 韬韞儒墨，潜化傍流。                        | 《册府》作“潜泽滂流”。          |                         | 《册府》作“潜泽滂流”。                                     |

|     |                                       |                   |                     |                                 |
|-----|---------------------------------------|-------------------|---------------------|---------------------------------|
| 十二  | 裴注引《先贤行状》：诸宰官治民功绩不著而私财丰足者，皆免黜停废，久不选用。 | “官”字宋本、《册府》俱作“臣”。 |                     |                                 |
| 十五  | 虽有其名而无其人。                             | “实”从《册府》。         | “人”，《册府》作“实”。       | 《册府元龟》“人”作“实”。                  |
| 十五  | 裴注引《魏略》：援捕得逢。                         |                   |                     | 《册府元龟》八六五此句上有“贾逢守绛邑长，援攻绛，绛溃”数语。 |
| 十六  | 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                           | “阅”从《册府》。         | 监本“阅”误作“关”，照《册府》改正。 | 《官本考证》云：监本“阅”误作“关”，照《册府》改正。     |
| 十八  | 时酒泉黄华、张掖张进各据其郡，欲与恭(艾)并势。              | 《册府》无“艾”字。        |                     |                                 |
| 十九  | 裴注引《魏武故事》载令：不可恒使吾尔谁为心腹也。              | 《册府》作“以”。         | “尔”，《册府》作“以”。       | 《官本考证》云：“尔”，《册府》作以。             |
| 十九  | 裴注引《典略》：敢望惠施，以忝庄氏。                    | “望”，《册府》。         |                     | 官本“望”作“忘”，《文选》、《册府》作“望”。        |
| 十九  | 冀闻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                        | “修”，《册府》。         | “行文”，《册府》作“修文”。     | 《册府》“行”作“修”。                    |
| 十九  | 赐须臾之问。                                | “间”从《册府》。         | 《册府》作“赐须臾之间”。       | 《册府》“问”作“间”。                    |
| 二十一 | 裴注引《魏略》：时五官将博延英儒。                     |                   |                     | 《册府》“时”字下有“文帝初为”四字。             |
| 二十一 | 裴注引卫恒《四体书势》：杜氏结(煞)字甚安而书体微瘦。           | “煞”从《册府》。         |                     |                                 |

|     |                               |                          |                   |                             |
|-----|-------------------------------|--------------------------|-------------------|-----------------------------|
| 二十三 | 不可以一节俭也。                      | “论”，《册府》。                | 《册府》作“不可以一节论也”。   | 《册府》“俭”作“论”。                |
| 二十三 | 所谓‘悦武无震’，古人之诚也。               | “玩”，《册府》。                | “悦武”，《册府》作“玩武”。   | 张照曰：《册府》“悦”作“玩”。            |
| 二十三 | 裴注引《魏略·清介传》：未是夫穷理尽性，陶冶变化之实论也。 | 从《册府》。                   | “是”，《册府》作“臻”。     | 《册府》“是”作“臻”。                |
| 二十三 | 南行，迁平寇将军徐晃俱前。                 |                          |                   | 陈景云曰：《册府》“迁”作“与”，《通志》同，当从之。 |
| 二十五 | 缉熙之化，混于后嗣。                    | 从《册府》。                   | “混”，《册府》作“流”。     | 《册府》“混”作“流”。                |
| 二十六 | 裴注引《魏略》：昔魏绛开怀以纳戎。             | 从《册府》增                   |                   | 何焯曰：《册府》“戎”下有“贿”字。          |
| 二十七 | 皆山险狭，竹木丛蔚。                    | “路”从《册府》。                | 《册府》“皆山路险狭”。      | 《册府》“山”下有“路”字。              |
| 二十八 | 裴注引司马彪《战略》：大战梁口。              | “梁口”，《册府》作“涡口”。小注云“涡音过”。 |                   | 赵一清曰：“梁口”，《册府》作“涡口”。        |
| 二十八 | 裴注引《魏末传》：君侯何苦若不肯复忍数日中也。       | 《册府》作“苦”，下“若”字衍。         | 《册府》作“何苦”，无下“若”字。 | 《册府》作“何苦”，无下“若”字。           |
| 二十八 | 会尝论易无互体。                      |                          |                   | 姚振宗曰：《册府元龟》作“易无玄体”，亦甚有义。    |
| 二十九 | 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                | 从《册府》。                   | 《册府》“以为”下有“仙”字。   | 《册府》“以为”下有“仙”字。             |

|     |                             |                           |                         |                                |
|-----|-----------------------------|---------------------------|-------------------------|--------------------------------|
| 二十九 | 聪思过人。                       | 从《册府》。                    | “聪思”，《册府》作“聪慧”。         | 《册府》“聪思”作“聪慧”。                 |
| 二十九 | 裴注引傅玄《序》：不易其道以御难尽之物。        |                           |                         | 毛本、官本“御”作“遇”，各本皆作“御”，《册府》同。    |
| 二十九 | 裴注引《辂别传》：便开渊布笔，辞义斐然。        | “渊”，《册府》作“胸”。             | “开渊”，《册府》作“开胸”，元本作“开纸”。 | 《官本考证》云：《册府》“渊”作“胸”。           |
| 二十九 | 裴注引《辂别传》：子春及众士互共攻劫。         | “诘”从《册府》。                 | “攻劫”，《册府》作“攻诘”。         | 《册府》“劫”作“诘”。                   |
| 二十九 | 不可不思害盈之数。                   | 从《册府》。                    |                         | 《册府》“害”作“虚”。                   |
| 三十五 | 裴注引《汉晋春秋》：非匹夫之为分者比。         | “分”，《册府》作“忿”也。            | “分”，《册府》作“忿”。           |                                |
| 三十五 | 裴注引张俨《默记》：诸葛、司马二相遭值际会，托身盟主。 | 从《册府》。                    | “盟主”，《册府》作“明主”。         | 《册府》“盟”作“明”。                   |
| 三十八 | 自诸妻子，一时略尽，复相扶持。             | “自”当作“泊”，“侍”当作“持”，均从《册府》。 | 《册府》作“泊诸妻子”。            | 何焯云：“自”当作“泊”，“侍”当作“持”，并从《册府》改。 |
| 三十八 | 知圣主允明。                      | 从《册府》。                    | “允”，《册府》作“光”。           | 《官本考证》曰：《册府》“允”作“光”。           |
| 三十八 | 裴注引《魏略》：过闻受终于文祖之言于《尚书》。     | 从《册府》。                    | “过”，《册府》作“愚”。           | 《官本考证》曰：《册府》“过”作“愚”。           |
| 三十八 | 裴注引《魏略》：子虽在裔土，想亦极目而回望。      | 从《册府》。                    |                         | 《册府》“回”作“面”。                   |

|     |                                  |                |                               |                                       |
|-----|----------------------------------|----------------|-------------------------------|---------------------------------------|
| 三十八 | 裴注引《魏略》：然后<br>绶带委质，游谈于平、<br>勃之间。 | 从《册府》。         |                               | 《册府》“绶”作“缓”。                          |
| 三十八 | 裴注引《魏略》：又惜<br>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气<br>类之徒。  | 从《册府》。         |                               | 《册府》“士”作“四”。                          |
| 三十八 | 秦宓如今见察，则一<br>州斯服。                | 从《册府》。         | “今”，《册府》<br>作“令”。             |                                       |
| 三十八 | 仆文不能尽言，言不<br>能尽意。                | 从《册府》。         | 《册府》作“仆<br>闻书不能尽言，<br>言不能尽意”。 | 《官本考证》曰：《册<br>府》作“仆闻书不能<br>尽言，言不能尽意”。 |
| 四十一 | 岂徒空托名荣，贵为<br>华离乎。                |                | “华离”，《册府》<br>作“乖离”。           | 宋本“华”作“乖”，<br>《通志》、《册府》同。             |
| 四十二 | 播秋兰以芳世，副吾<br>徒之彼图。               |                | “彼图”，《册府》<br>作“披图”。           | 《官本考证》曰：<br>“彼”，《册府》作<br>“披”。         |
| 四十五 | 裴注引《益部耆旧杂<br>记》：更来一决耳。           | 从《册府》。         |                               | 《册府》“来”作“求”。                          |
| 四十七 | 裴注引《魏略》：惟恐<br>赤心不先畅达。            | 从《册府》。         | “不先”，《册府》<br>作“不克”。           | 《官本考证》曰：《册<br>府》“先”作“克”。              |
| 四十七 | 裴注引《魏略》：此权<br>无异心之明效也。           | 从《册府》。         | 诸本俱同，惟《册<br>府》作“无异心”，<br>是。   | 李龙官曰：诸本皆脱<br>“无”字，误，惟《册<br>府》有之。      |
| 四十八 | 裴注引干宝《晋纪》：<br>西王失土，为君王所<br>礼。    | “主”，从《册<br>府》。 | “西王”，《册府》<br>作“西主”。           |                                       |
| 四十九 | 济南相中常侍子贪秽<br>不循。                 | “修”，从《册<br>府》。 | “循”，《册府》<br>作“修”。             | 《官本考证》曰：《册<br>府》“循”作“修”。              |
| 四十九 | 裴注引《献帝春秋》：<br>笮融出军，不顾命名<br>义者也。  | 《册府》衍。         | 《册府》无“命”<br>字。                | 《官本考证》曰：《册<br>府》无“命”字。                |
| 四十九 | 裴注引《江表传》：仍<br>有兼并之志矣。            |                |                               | 《通鉴》“仍”作“遂”，<br>《册府》作“乃”。             |

|          |                        |                                |                    |                         |
|----------|------------------------|--------------------------------|--------------------|-------------------------|
| 五 十<br>二 | 比蒙清论,有以保分。             | “分”,《册府》作“全”。“分”字乃保明分疏之意,姑两存之。 | “保分”,《册府》作“保全”。    | 《官本考证》曰:“保分”,《册府》作“保全”。 |
| 五 十<br>三 | 裴注引《吴录》:固字子正。          |                                |                    | 姚振宗曰:《册府》作“字世正”。        |
| 五 十<br>三 | 不为恭服所取相怨恨。             |                                | 《册府》“所”字衍,“取”作“辄”。 | 《册府》“所”字衍,“取”作“辄”。      |
| 五 十<br>四 | 裴注引《江表传》:意旨虽同,其辞乖异耳。   | “乖”,《册府》作“微”。                  | “乖”,《册府》作“微”。      | 《册府》“乖”作“微”。            |
| 五 十<br>六 | 裴注引《江表传》:大会将相文武,时谓严峻曰。 | “特”,《册府》。                      | “时”,《册府》作“特”。      |                         |
| 六 十<br>一 | 苍梧、南海岁有旧风障气之害。         | “暴”,从《册府》。                     |                    | 何焯曰:“旧”字当从《册府》作“暴”。     |
| 六 十<br>二 | 疑心赤实,天日是鉴。             | “款”,《册府》。                      |                    | 《册府》“疑”作“款”。            |
| 六 十<br>四 | 裴注引《吴书》:遂被试用,有战功。      | 从《册府》增。                        | 《册府》作“累有战功”。       |                         |
| 六 十<br>五 | 抱火卧薪之喻,于今而急。           | “为”,《册府》。                      | “而急”,《册府》作“为急”。    | 《官本考证》曰:“而急”,《册府》作“为急”。 |
| 六 十<br>五 | 讨之则废役兴事,不讨日月滋慢。        | “蔓”,《册府》。                      | “慢”,《册府》作“蔓”。      | 《册府》“慢”作“蔓”。            |